

Treasury Of Chinese New Poems

中国新诗选

(1920 ~ 1998)

槐 华 编



古元作

槐华 (鄞国琦)

诗人·作曲家

1936生于新加坡

1958我的初恋女友——缪斯

1962.12 ~ 2007.5

著有《水塔放歌》

《缪斯喜悦的回音》(吉隆坡)

《心上有你的声音》

《红太阳 一朵玫瑰》(天津)

《槐华的诗长征》《拉让江畔的约会》

编选《我爱这土地》

(中国1920-80年代新诗·论)(吉隆坡)

《半世纪的回眸1938-1988热带诗选》

(北京)

1971/1974 主编《赤道诗刊》/《乡城文艺》

1979

铁栅影

像五线谱

填我红血音符

1999 出品CD《亲爱的沙贝琴你在何方》

(英国发行)

2001 《我愿化作一叶扁舟——槐华歌曲集》

(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

2003 《歌唱在旗下1940-1990》

(与林侠合编, 香港版)

2004.8.29 “槐华音乐专场——我心中的河”

2008.2.24 “槐华半世纪诗歌艺术自由谈”

2013.3 出版《歌典·南洋之歌1939~2011》

2013.12.15 “铜锣到曼陀林之夜1939~2011
音乐会”

2014.10.19 再版1947.11 铁戈诗集《在旗下》

2015.6.20 “世界反法西斯胜利七十周年
(1945~2015) 音乐会”

2016.8.27 “槐华音乐专场·二——星火与
歌声”

2016.8 《南方·北方——槐华歌曲集》

电邮: huaihuagn@hotmail.com

Treasury Of Chinese New Poems

中国新诗选

(1920 ~ 1998)

槐 华 编

朝晖艺术及文化公司

目 录

诗 序 槐 华 I

20年代

炉中煤	郭沫若	1
教我如何不想她	刘半农	3
雨 巷	戴望舒	5
再别康桥	徐志摩	8
◦ 忘掉她	闻一多	10
◦ 别了，哥哥	殷 夫	12

30年代

航	辛 笛	16
义勇军进行曲	田 汉	18
松花江上	张寒晖	19
自由，向我们来了	田 间	21
◦ 队长骑马去了	天 蓝	22
我爱这土地	艾 青	33
黄河大合唱·二 黄河颂	光未然	34

40年代

- | | | |
|--------------|------|----|
| ◦ 战地家书 | 刘雯卿 | 36 |
| ◦ 寄给顿河上的向日葵 | 袁水拍 | 42 |
| 十四行诗之18 | 冯 至 | 49 |
| 我为少男少女们歌唱 | 何其芳 | 50 |
| ◦ 太阳的话 | 艾 青 | 52 |
| 射虎者及其家族（选段） | 力 扬 | 54 |
| 小巷 | 屠 岸 | 65 |
| ◦ 捉 | 臧克家 | 67 |
| ◦ 王贵与李香香（选段） | 李 季 | 70 |
| 航海 | 绿 原 | 77 |

50年代

- | | | |
|-----------------|------|-----|
| ◦ 黄河，你告诉我 | 梁上泉 | 78 |
| ◦ 我们架设了这条超高压送电线 | 邵燕祥 | 82 |
| 夜莺飞去了 | 闻 捷 | 86 |
| ◦ 你一定能够回来 | 萧 岗 | 88 |
| ◦ 故乡的路 | 未 央 | 100 |
| ◦ 彩旗 | 汪曾祺 | 105 |
| ◦ 年青的朋友 | 卉 花 | 106 |

60年代

- | | | |
|--------|-----|-----|
| ◦ 青春之歌 | 杨 沫 | 109 |
| ◦ 贾 鹏 | 魏 伯 | 112 |

70年代

- | | | |
|--------------|-----|-----|
| 我们的炊事员 | 李 瑛 | 116 |
| 赠 | 舒 婷 | 118 |
| 雨 夜 | 北 岛 | 120 |
| 红帆船 | 北 岛 | 122 |
| 在一种节奏里，我走向你 | 徐敬亚 | 124 |
| ◦ 握 手 | 何 达 | 128 |
| 小草在歌唱 | 雷抒雁 | 134 |
| ◦ “将军，不能这样做” | 叶文福 | 145 |

80年代

- | | | |
|----------|-----|-----|
| 秋 | 杜运燮 | 160 |
| 泉 | 舒 婷 | 162 |
| 馈 赠 | 舒 婷 | 163 |
| 你曾经是我的舞伴 | 林 染 | 165 |

那一串葡萄	筱 敏	167
◦ 爱的花环	洪三泰	171
在孩子和世界之间	傅天琳	178
◦ 在歌咏队里	王小妮	182
◦ 诀 别	邵燕祥	185
梳	张新泉	189
静 物	张 烨	191
◦ 丹特士之死	奕 林	192
◦ 卡尔·马克思	尚仲敏	199
在漫长的旅途中	于 坚	201
船眼睛	汤养宗	203
乡 情	李霁宇	205
读三毛的“撒哈拉”	重 阳	206
传说（选段）二·民间歌谣	海 子	207
填 海	江 河	212
回 旋	江 河	214
沃角的夜和女人	吕德安	216

90年代

◦ 诗人毛泽东	任先青	218
口 琴	李 琦	220

○ 三套车	于 炼	222
追 求	覃子豪	225
如雾起时	郑愁予	226
错 误	郑愁予	227
秋 歌	痲 弦	228
金龙禅寺	洛 夫	230
乡 愁	余光中	231
○ 海 峡	余光中	233
你的名字	纪 弦	234
随 想		236

诗 序

槐 华

我不过从中国新诗银河
下载几个星座

一九七六年以前
侧重军号与爱土地的
泪水
之后渐渐朦胧
只要那颗星
能给我忐忑的
邂逅

2019.9.27

20年代

炉中煤

郭沫若

——眷念祖国的情绪

一

啊，我年青的女郎！
我不辜负你的殷勤，
你也不要辜负了我的思量。
我为我心爱的人儿
燃到了这般模样！

二

啊，我年青的女郎！
你该知道了我的前身？
你该不嫌我黑奴卤莽？
要我这黑奴的胸中，
才有火一样的心肠。

三

啊，我年青的女郎！
我想我的前身
原本是有用的栋梁，
我活埋在地底多年，
到今朝总得重见天光。

四

啊，我年青的女郎！
我自从重见天光，
我常常思念我的故乡，
我为我心爱的人儿
燃到了这般模样！

（1920年1、2月间作于日本，1920.2.3发表于《时事新报·学灯》，隔年收入诗集《女神》。早在1918.1新诗已出现在《新青年》，1919爆发了“五四运动”。郭沫若虽然不是中国第一个新诗人，但他带着中国诗歌前所未有的新鲜的丰富的情感、想像和色彩，第一个歌唱了中国人民的希望和理想、愤怒和反抗。）

叫我如何不想她

刘半农

天上飘着些微云，

地上吹着些微风。

啊！

微风吹动了我的头发，

叫我如何不想她？

月光恋爱着海洋，

海洋恋爱着月光。

啊！

这般蜜也似的银夜，

教我如何不想她？

水面落花慢慢流，

水底鱼儿慢慢游。

啊！

燕子你说些什么话？

叫我如何不想她？

枯树在冷风里摇，
野火在暮色中烧。

啊！

西天还有些儿残霞，
叫我如何不想她？

1920年9月4日，伦敦。

（首创“她”字。1926赵元任谱曲、
斯义桂首唱。）

雨巷

戴望舒

撑着油纸伞，独自
彷徨在悠长，悠长
又寂寥的雨巷，
我希望逢着
一个丁香一样地
结着愁怨的姑娘。

她是有
丁香一样的颜色，
丁香一样的芬芳，
丁香一样的忧愁，
在雨中哀怨，
哀怨又彷徨。

她彷徨在这寂寥的雨巷，
撑着油纸伞
像我一样，
像我一样地

默默彳亍着，
冷漠，凄清，又惆怅。

她静默地走近
走近，又投出
太息一般的眼光，
她飘过
像梦一般地，
像梦一般地凄婉迷茫。

像梦中飘过，
一枝丁香地，
我身旁飘过这女郎；
她静默地远了，远了，
到了颓圮的篱墙，
走尽这雨巷。

在雨的哀曲里，
消了她的颜色，
散了她的芬芳，
消散了，甚至她的

太息般的眼光，
丁香般的惆怅。

撑着油纸伞，独自
彷徨在悠长，悠长
又寂寥的雨巷，
我希望飘过
一个丁香一样的
结着愁怨的姑娘。

（写于1927夏，1929收入诗集
《我的回忆》。）

再别康桥

徐志摩

轻轻的我走了，
正如我轻轻的来；
我轻轻的招手，
作别西天的云彩。

那河畔的金柳，
是夕阳中的新娘；
波光里的艳影，
在我的心头荡漾。

软泥上的青荇，
油油的在水底招摇；
在康河的柔波里，
我甘心做一条水草！

那榆荫下的一潭，
不是清泉，是天上虹
揉碎在浮藻间，

沉淀着彩虹似的梦。

寻梦？撑一支长篙，
向青草更青处漫溯，
满载一船星辉，
在星辉斑斓里放歌。

但我不能放歌，
悄悄是别离的笙箫；
夏虫也为我沉默，
沉默是今晚的康桥！

悄悄的我走了，
正如我悄悄的来；
我挥一挥衣袖，
不带走一片云彩。

（写于1928.11.6，1931收入诗集
《猛虎集》。新月派主将。）

忘掉她

闻一多

忘掉她，像一朵忘掉的花，——

那朝霞在花瓣上，

那花心的一缕香——

忘掉她，像一朵忘掉的花！

忘掉她，像一朵忘掉的花！

像春风里一出梦，

像梦里的一声钟，

忘掉她，像一朵忘掉的花！

忘掉她，像一朵忘掉的花！

听蟋蟀唱得多好，

看墓草长得多高；

忘掉她，像一朵忘掉的花！

忘掉她，像一朵忘掉的花！

她已经忘记了你，

她什么都记不起；

忘掉她，像一朵忘掉的花！

忘掉她，像一朵忘掉的花！

年华那朋友真好，

他明天就教你老；

忘掉她，像一朵忘掉的花！

忘掉她，像一朵忘掉的花！

如果是有人要问，

就说没有那个人；

忘掉她，像一朵忘掉的花！

忘掉她，像一朵忘掉的花！

像春风里一出梦，

像梦里的一声钟，

忘掉她，像一朵忘掉的花！

（《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
1946.7.15在李公朴追悼会上，“闻一
多拍案而起，横眉怒对国民党的手枪
……”^①旋即被国民党特务暗杀。）

① 《毛泽东选集》第4卷

别了，哥哥

殷夫

（算作是向一个Class[®]的告别词吧！）

别了，我最亲爱的哥哥，
你的来函促成了我的决心，
恨的是不能握一握最后的手，
再独立地向前途踏进。

二十年来手足的爱和怜，
二十年来的保护和抚养，
请在这最后的一滴泪水里，
收回吧，作为恶梦一场。

你诚意的教导使我感激，
你牺牲的培植使我钦佩，
但这不能留住我不向你告别，
我不能不向别方转变。

在你的一方，哟，哥哥，
有的是，安逸，功业和名号，

是治者们荣赏的爵禄，
或是薄纸糊成的高帽。

只要我，答应一声说，
“我进去听指示的圈套”，
我很容易能够获得一切，
从名号直至纸帽。

但你的弟弟现在饥渴，
饥渴着的是永久的真理，
不要荣誉，不要功建，
只望向真理的王国进礼。

因此机械的悲鸣扰了他的美梦，
因此劳苦群众的呼号震动心灵，
因此他尽日尽夜地忧愁，
想做个Prometheus^②偷给人间以光明。

① 英语，即“阶级”。

② 普罗米修斯，希腊神话中从天上盗火种给人类造福的神。

真理和愤怒使他强硬，
他再不怕天帝的咆哮，
他要牺牲去他的生命，
更不要那纸糊的高帽。

这，就是你弟弟的前途，
这前途满站着危崖荆棘，
又有的是黑的死，和白的分，
又有的是砭人肌筋的冰雹风雪。

但他决心要踏上前去，
真理的伟光在地平线下闪照，
死的恐怖都辟易远退，
热的心火会把冰雪溶消。

别了，哥哥，别了，
此后各走前途，
再见的机会是在，
当我们和你隶属着的阶级交了战火。

(写于1929.4.12，发表于《拓荒者》第一卷四五期合刊，后收入诗集《孩儿塔》。殷夫1931被国民党特务杀害，年仅22岁。鲁迅专为殷夫、李伟森、柔石、胡也频、冯铿五位左联烈士写了《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与《为了忘却的记念》。)

30年代

航

辛笛

帆起了

帆向落日的去处

明净与古老

风帆吻着暗色的水

有如黑蝶与白蝶

明月照在当头

青色的蛇

弄着银色的明珠

桅上的人语

风吹过来

水手问起雨和星辰

从日到夜

从夜到日

我们航不出这圆圈

后一个圆
前一个圆
一个永恒
而无涯涘的圆圈

将生命的茫茫
脱卸与茫茫的烟水

一九三四年八月海上
(《珠贝集》，1936年自印)

义勇军进行曲

田 汉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把我们的血肉，

筑成我们新的长城！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

起来！起来！起来！

我们万众一心，

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

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

前进！前进！进！

（《田汉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版。诗写于1935，同年由聂耳谱曲，作为许幸之导演，袁牧之、王人美等主演的电影《风云儿女》的主题曲。1949.10.1为新中国代国歌，1982第五届“人大”正式定为国歌。）

松花江上

张寒晖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
那里有森林煤矿，
还有那满山遍野的大豆高粱。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
那里有我的同胞
还有那衰老的爹娘。
“九一八”，“九一八”，
从那个悲惨的时候，
脱离了我的家乡，
抛弃那无尽的宝藏，
流浪！流浪！
整日价在关内，流浪！
哪年，哪月，
才能够回到我那可爱的故乡？
哪年，哪月，
才能够收回那无尽的宝藏。
爹娘啊，爹娘啊，
什么时候，

才能欢聚一堂？！

（《张寒晖歌曲选》，人民音乐出版社1981版。歌作于1936秋，立即传遍了西安，流传全国。另有1943陇东民歌词作曲《边区十唱》等。）

自由，向我们来了

田间

悲哀的
种族，
我们必须战争呵！
九月的窗外，
亚细亚的
田野上，
自由呵……
从血的那边
从兄弟尸骸的那边，
向我们来了，

像暴风雨，
像海燕。

（《给战斗者》，希望社1943年版。
闻一多称田间为“时代的鼓手”
。1938.8.7与萧三在延安街头广泛开展了
诗运动。）

队长骑马去了

天 蓝

为纪念W.F.D.而作，他在晋西南从溃败的匪军中缔造了一支很好的游击队，可是却给奸人诱过黄河谋害了。这支部队随即落在坏人的手里。

队长骑马去了，

骑马去了，

一个月还不见回来。

队长！

呵，回来！

我们

一千个心在想，

一千双眼睛在望。

你呀！

你什么时候回来？

二月，

敌人从东方来，

我们逃向西方去；
我们曾经是
散漫的
溃退的
劫掠的一群！

而你说：

停住
中国底军士！
别忘了你足底下遗下的
是你自己的国土；
也别奸淫劫掠呀，
别在你自己的
人民底跟前
放肆！
.....集合起来
再战斗吧
因为我们
是中国的军士！

呵，队长！
你铜铃般的

正义的

亲爱的言语，

感动我们的心肺——

我们反悔了

重在你的周围

整理着队伍，

建立起

严肃的

平等的

自觉的军纪；

不是吗？

你称呼我们是

“同志！”

（那尊贵的

亲爱的

永不能忘的名词）

你教育我们，

我们开始知道了

爱——

爱武器，

爱人民，
爱土地，
爱我们的队长，你！

队长！

呵，回来！

我们纪念着
你组织的第一个胜利。

三月

敌人向西方来，
我们打向东方去。

中旬的夜，

枪在肩头，
月在山头，
棉衣裹着马蹄，
勇敢，
坚决，
愉快
充满着我们的心底……。

你笑着，
忙碌着，
指挥着我们
进入埋伏线
（敌人的死线）
等待黎明的袭击；

黎明，
敌人来了，
炫耀地——
庞大的
满载着东洋慰劳品的
满载着弹药的汽车
像修长的毒蛇
在公路上奔驰；

守卫在土楼上的
机关枪开始笑了，
你叫喊着：
“同志们，
摔手榴弹呀！”

手榴弹爆炸，
手榴弹开花，
困击着那僵缩的毒蛇。

我们拔出刀
 跟随着你
 跃出战壕；
骨肉与肉搏的搏击，
主人与强盗底血流在一起；

而敌人，终于垮了，
 一百个魔鬼
 残剩九十九个尸体！

东洋底
 巧克力
 沙丁鱼
 勃朗宁
 呢大衣.....

而你说：
 亲爱的老百姓，

这儿有你们一份；
亲爱的同志，
这儿是你们的战利品。

清晨，

歌上喉头，

日上山头；

黄昏的时候，

你独自个儿去了，

骑马过黄河去了。

队长！

呵，回来！

今天却有人领导我们打硬仗，

使我们遭受失败——

二百个弟兄去，

二十个弟兄回来！

四月，

风雨天，

敌人两个联队

屯驻在那城镇里，
在那大河边。

前四十八小时，
四...十...八小时呀，
我们奉到
过早的
袭击的命令；

汉奸，托派，
魔鬼似的
在黑暗中奔忙着。

敌人底大炮
早已瞄准了路口，
敌人底机关枪
早已布置在山头；

行进，
行进只在半山腰，
敌人底火力便开始了；

我们继续行进，
 往前行进，
 这是命令——

命令呀

 不顾当时的实情。

敌人在幽闲地笑，

我们却往火力上冲；

 手，交不到敌人底手，

 刀，碰不到敌人底脑袋；

 手榴弹，摔不到敌人底山头……

而敌人的枪弹，

 越发怒吼了！

亲如骨肉的弟兄，

 朝前翻，

 朝后倒……

今日

 我们并不败走，

并不逃跑！
我们是中国底军士呀，
面向着：
纪律与
死！

呵，剩下弟兄二十个
凄惨地归去，
山上风雨，
脚下泞泥，
郁抑着的太息……

队长！
呵，回来！
正当现在我们改编的时候，
知道你永不回来了！

你想单骑渡黄河，
黄河有不测的风波，
你奈黄河何？

1938年5月

(诗集《预言》，希望社，1942沪再版本。诗最早于1939.4发表于延安《文先战线》。诗中“队长”，为八路军干部王风泰。)

我爱这土地

艾青

假如我是一只鸟，
我也应该用嘶哑的喉咙歌唱：
这被暴风雨所打击着的土地，
这永远汹涌着我们的悲愤的河流，
这无止息地吹刮着的激怒的风，
和那来自林间的无比温柔的黎明……
——然后我死了，
连羽毛也腐烂在土地里面。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
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

1938，11月17日。

（诗集《北方》。诗最后隔开一行，就像一个高明的歌唱家，于最末的休止符后，吸足了气又蓄满了势，终于唱出了最高的一个音符！）

黄河大合唱·二

黄河颂

光未然

（朗诵）啊！朋友！黄河以它英雄的气魄，出现在亚洲的原野，它表现出我们民族的精神，伟大而又坚强，这里，我们向着黄河，唱出我们的赞歌。

我站在高山之巅，

望黄河滚滚，

奔向东南。

金涛澎湃，

掀起万丈狂澜，

浊流宛转，

结成九曲连环。

从昆仑山下奔向黄海之边，

把中原大地劈成南北两面。

啊！黄河！

你是中华民族的摇篮，

五千年的古国文化，

从你这儿发源，

多少英雄的故事，

在你的身边扮演。

啊！黄河！

你是伟大坚强！

像一个巨人出现在亚洲平原之上，

用你那英雄的体魄筑成我们民族的屏障。

啊！黄河！

你一泻万丈，

浩浩荡荡，

向南北两岸伸出千万条铁的臂膀！

我们民族的伟大精神，

将要在你的保育下发扬滋长！

我们祖国的英雄儿女，

将要学习你的榜样，

像你一样的伟大坚强！

像你一样的伟大坚强！

（1938.11.3冼星海偕夫人钱韵玲到延安，1939.3.26~3.31为诗谱成《黄河大合唱》，1941春改简谱成五线谱。）

40年代

战地家书

刘雯卿

大时代的巨浪，
把我送到革命的洪流里了，
我的血和澎湃的浪潮汇合在一起，
我的心变成了炸弹，
我要在暴风雨中去理解世界，
请不要惦念我，
亲爱的母亲！

自幼离开了您温柔的怀抱，
连年在天涯海角流浪，
感谢您赐给我完全教育的恩惠，
但我辜负了您的愿望，
我不是娴雅的女诗人：
抽不出心情来讴歌母亲的爱，
我更没有时间去赞美那神秘的海：
我只能在人类活动的心版上，

刻画一些深深的血迹……

亲爱的母亲，
您的爱是伟大的，
我把您的爱扩大了；
爱世界人类，
爱真理自由，
爱祖国的土地，
我愿把自己的热血，
洒在沙场上，
让它浇灌革命的新芽，
在春天生长起来，
开放自由的花朵……

战场上只有冲天的烽火，
很少女人的足迹，
亲爱的母亲，
您是值得骄傲的，
因为您的女儿是一个战士了；
她的手中有笔又有枪，
法西斯侵略的阵垒，

在无数量的枪头笔尖上，
即刻就要总崩溃下去了！

我有这样一种愿望，
我要冲到敌人的阵地去，
寻找一篇血的诗章，
战车射手王队长，
他答应 XX日攻击的时候，
我同他一道坐在战车上，
去看敌人的猖狂与死亡！
亲爱的母亲，
请不要担心我呀！
人的生死，
本来就很平常。

如果我死在战场上了，
亲爱的母亲，
请您不要悲伤！
我不愿见您眼角的泪水，
我愿把火山爆发的裂洞，
做我的坟墓。

我愿把天空红艳的霞彩，
做我的殓衣。
我愿做诗人笔下的资料，
我愿活在人类的记忆里！

在月冷风寒的晚上，
四百多敢死队的官兵，
在一个草场上集合了，
我佩带着全副的武装，
去作精神鼓励的演讲，
他们的身上只带着杀敌的武器，
和两日够用的干粮，
每个人的脸上，
都焕发着气壮山河的荣光！
这些中华民族最优秀的壮士，
即刻就要去完成那伟大的使命了，
他们这种决心成功成仁的行动，
燃烧起了心头的剧火，
照红了我羞愧的脸子，
您叫我还对他们说些什么呢？
您没有教过我比他们行为更有力的言词，

可不是么？

亲爱的母亲！

我亲身上战场，

我亲眼看见鬼子的疯狂，

我亲手放过枪，

炮火的咆哮声，

使我永远牢记不忘。

我们中华民族的新生命，

正在炮火中生长！

请不要责备我呀，

亲爱的母亲，

我对您没有尽女儿的责任，

而我要对民族尽一点孝心。

在前线的伤兵和难民，

他们的痛苦咬碎了我的心！

我要尽这一点余力——

国家给我辛劳的代价，

我除了简单的衣食之外，

完全分给了他们：
我希望减轻他们创伤的痛苦，
我希望延长他们有力生命！

我没有什麼寄给您，
只有这些血肉做成的消息，
胜利的日子已经排在眼前了，
您应该欢喜吧？
亲爱的母亲！
女儿快要回来了，
您不要预备杀猪宰羊，
我要高声唱着凯歌归故乡！

（《红色诗歌集》，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1.6版）

寄给顿河上的向日葵

袁水拍

我所亲爱、所想念的弟兄们，你们就是我的
喜乐，我的冠冕。 ——新约腓立比书

哎，你顿河上的向日葵，
开着轮子似的火红花，
好像是太阳光做的，
开在静静的顿河两岸上。
顿河的风带着
干草的气味，
带着簸过的小麦香，
玻璃似的，流下去，
流过你，顿河上的向日葵的身旁。

哎，你顿河上的向日葵，
你看着鲟鱼游在顿河里，
你看着人们生活在顿河
你听着顿河里啾噜啾噜的水声，
顿河上的人们怎样撒网。
你听着九月里的集体农庄，

到处是收割机的声响。
姑娘们穿着花朵似的围裙，
往来在顿河的草原上，
他们的耳环摇荡。

哎，你顿河上的向日葵，
你这萧洛霍夫的心爱，
葛利高利^①曾经坐在
你的翠绿的叶子底下，
和他的婀克西妮亚谈情。
你的茎子上生着毛，
好像是婀克西妮亚的手膀，
你就是她呀！
热情的哥萨克的女郎，
她开着金子似的花，
一颗火红的心房。

哥萨克咬着葵花子，
坐在顿河的沙滩上，

^①葛利高利是《静静的顿河》中的男主角。
后面的婀克西妮亚是女主角。

讨论他们集体农庄的收成，
葵花子的壳吐在顿河里，
哥萨克的笑声飘在顿河上。

哎，你顿河上的向日葵呀！
假如没有你，
朝朝迎接顿河上的太阳，
假如没有自由的人民，
生活在顿河上，
我想，太阳也不会
照得这样亮。

哎，你顿河上的向日葵，
我有许多话要跟你讲，
我和你离开得这样远，
可是我这样想念你，
我住在长江的下游，
一条支流的支流的小河上，
我是一个东方的少年，
我的父亲是农民。
在我们家乡

茅屋前面有一片砖砌的打谷场，
打谷场的四周也种着向日葵，

我们的农民咽下了眼泪，
担着忧，打发日子。
我们没有肥料供给它们——
那些向日葵，
可是老天肯给它们雨水，
它们还是能够长得高高，
像我吃苦的瘦长的姐姐一样。

青年哥萨克头上戴皮帽，
青年哥萨克腰里挂钢刀，
这把刀他父亲曾经砍过白军。
哥萨克的脉管里
流过他祖先的刚强的血液。
出发了，一队一队红骑兵，
走过你顿河上的向日葵身旁。
好像到了春天，
顿河里泻来了融冰，
俄罗斯的战斗士奔向战场。

高加索的石油说道：

“我愿意装满俄罗斯的飞机油箱。”

贝加尔湖边的绵羊说道：

“我愿意为俄罗斯的战士做军装”。

土耳其斯坦的葡萄说道：

“我愿意为俄罗斯做好庆祝胜利的酒浆。”

“敬礼，你保卫祖国的英雄！”

群众跟着军队一直到车站上，

那个包着绣花头巾的姑娘，

眼睛里闪着光亮，

原来她是那高大的坦克手的新娘。

她送给他一包干粮，

臂弯里还抱着一束郁金香。

“哎！你顿河上的向日葵，”

青年哥萨克这样讲：

“我们暂别了，

愿你守着顿河两岸的收成，

金子一样。

哥萨克爱母亲的顿河，

哥萨克的爱，

洪水不能吞没，
山峰不能阻挡。
母亲的顿河爱他们，
我们是她的好儿郎。”

哎，你顿河上的向日葵，
你看这位哥萨克老红军，
他把拳头握得紧紧，
他一定要动员站让他入营，
他说：“我要把这拳头，
击向希特勒的胸膛。”
他说：“但尼金那肥猪，
他记得我的拳头，
现在它更坚强。”

全世界的劳动人民，
在希特勒，法郎哥，贝当的集中营里的人民，
在法西斯蒂压榨下的，
喘不过气来的中国沦陷区的人民——
哎，你顿河上的向日葵，
你带给了他们更多的希望和信心，

他们可以站得直一些了，
他们可以把颈项挺一挺。

哎，你顿河上的向日葵，
开着轮子似的火红花，
好像是太阳光做的，
开在激流的顿河两岸上。
顿河的风带来了
红骑兵的马蹄声声响。
你和我离开得这样远，
可是我——
朝朝夜夜将你思量。
你的心，我的心，
一样向着太阳！

一九四一年

十四行诗之18

冯 至

我们常常度过一个亲密的夜
在一间生疏的房里，它白昼时
是什么模样，我们都无从认识，
更不必说它的过去未来。原野

一望无边地在我们窗外展开，
我们只依稀地记得在黄昏时
来的道路，便算是对它的认识，
明天走后，我们也不再回来。

闭上眼吧！让那些亲密的夜
和生疏的地方织在我们心里：
我们的生命象那窗外的原野，

我们在朦胧的原野上认出来
一棵树、一闪湖光、它一望无际
藏着忘却的过去、隐约的将来。

我为少男少女们歌唱

何其芳

我为少男少女们歌唱。

我歌唱早晨，

我歌唱希望，

我歌唱那些属于未来的事物，

我歌唱那些正在生长的力量。

我的歌呵，

你飞吧，

飞到那些年轻人的心中

去找你停留的地方。

所有使我像草一样颤抖过的

快乐或者好的思想，

都变成声音飞到四方八面去吧，

不管它像一阵微风

或者一片阳光。

轻轻地从我琴弦上

失掉了成年的忧伤，
我重新变得年轻了，
我的血流得很快，
对于生活我又充满了梦想，充满了渴望。

（1938.9到延安。诗发表于1941.12.8
《解放日报》）

太阳的话

艾 青

打开你们的窗子吧
打开你们的板门吧
让我进去，让我进去
进到你们的小屋里

我带着金黄的花束
我带着林间的香气
我带着亮光和温暖
我带着满身的露水

快起来，快起来
快从枕头里抬起头来
睁开你的被睫毛盖着的眼
让你的眼看见我的到来

让你们的心像小小的木板房
打开它们的关闭了很久的窗子
让我把花束，把香气，把亮光

温暖和露水撒满你们心的空间

1942年1月14日

（1942.5毛泽东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前，艾青这首《太阳的话》，有如《黎明的通知》，1939。又1940.5艾青在长诗《火把》，已高歌，“我们来了／举着火把／高呼着／用霹雳的巨响／惊醒沉睡的世界……”不知谁？稍改诗《太阳的话》而谱曲。）

射虎者及其家族（选段）

力 扬

一 射虎者

我的曾祖父是一个射虎者。

每个黑夜，

他在山坡上兽类的通衢，

安下了那满张着的弓弩。

他把自己隐藏在茂密的草丛，

伺候下山的猛虎触动引线，

锐利的箭簇带着急响

飞出弓弦；

伺候那愚蠢的仇敌，

舐着流在毒箭上的它自己底血。

发出一声震荡山谷的

绝命的叫喊。

他射虎，

卫护了那驯良的牲畜，
牲畜一样驯良的妻子
和亲密的邻居。

射虎者
射杀了无数只猛虎，
他自己却在犹能弯弓的年岁，
被他底仇敌所搏噬。

他的遗嘱是一张巨大的弓，
挂在被炊烟熏黑的屋梁上；
他底遗嘱是一个永久的仇恨，
挂在我们的心上。

二 木 匠

射虎者留下一张弓，
也留下三个儿子。

他们都有弯弓的膂力，
却都没有继承亡父的遗志，

并不是忘却了那杀父的仇恨，
而是赤贫成为他们更凶恶的敌人。

于是，三个兄弟抓起了
三种不同的复仇的武器。

最大的抓住了镰刀。
第二个抓住了锄头。

最小的一个——我底祖父
抓住了锯、凿和大斧。

他给别人造着大屋，
却只能把黑暗的茅屋造给自己。

当他早该做爸爸的时候，
还是把斧头当作爱妻。

他像有遗恨似地摔下大斧
也抓起了镰刀和锄头，

走向茅草与森林的海，
寻觅未开垦的处女地。

一年以后，他找到了两个恋人：
一个是每季可收割一石谷的稻田，

另一个是那刚满十四岁的
看来像他自己底女儿的未婚妻。

为了举行那可怜的婚礼，
他还向亲友乞贷一箩谷五十斤甘薯。

还有什么不满足呢，他已经找到
一个永远分担痛苦与仇恨的伴侣？

四 山毛榉

山毛像黄楠树一样，
喜欢繁殖于多岩石的山谷上。
它呼吸了岩石的忍耐，

也呼吸了岩石的坚贞。

它有银片一样的震响的叶子。

它有着结实的细致的肌肤。

人们喜爱它，因为它是良好木材，

又是能够发着白热的火焰的柴薪。

我喜爱它，

因为它曾经是我们家族的恩人——

我那两位伯祖父却比他们底弟弟

——我底祖父走着更可悲的厄运：

像他们一生没有拥抱过女人一样，

他们的一生也没有拥抱个肥美的土地。

山毛榉伸给他们以援助的手臂

把他们从饥饿的黑渊里救起。

每个早晨，在太阳还没有醒来的时候，

他们就从垫着谷草的床席上跃起，

带着祖母点灯给他们烤制的

玉蜀黍饅饅，走入深山采伐山毛榉。

他们挥动斧头，嘎嘶地呼喊，
淌着汗，砍下坚硬的山毛榉。
靠着六月的太阳底火力烤乾它们。
用藤条捆缚起来，挑向富庶的市镇。

秋天，是人们底欢乐的收获季节，
地主们底院子里洒满黄金的谷粒。
我底伯祖父们却流着眼泪和汗水，
挑着山毛榉换取地主们多馀的食粮。

人们喜欢山毛榉，因为它
是良好的木材，良好的柴薪；
我喜欢山毛榉，是因为它
曾经救活了这一群不幸的人们。

七 我底歌

射虎者留下那张弓
——永远的复仇的标记。
但是，那三个接受遗嘱的儿子，

还没有揩拭去那弓弦上面
被猛虎所舐上的先人底血迹，
却又各自地找到了新的仇恨，
又把一张张的遗嘱留给我们
——那生锈的犁锄挂在牛栏上，
缺了口的镰刀和斧、凿
寂寞地躺在厨房的墙脚边，
那张巨大的弓，也仍然
挂在被炊烟熏黑的屋梁上。

而我底父亲却要永远安逸地，
飘着秀才的长衫散步在我们底祖先
用汗血开垦出来的可怜地稀少的田地上；
蜷伏在黑暗而潮湿的古屋里边，
躺在懒惰而发霉的床上；
不敢对我们朗读那一张张的遗嘱，
只是用羞怯的眼望着它们，
像是对我们无力地说：
“孩子们，替祖先复仇？
或是永远地忘记了仇恨，
死心地做它们屈辱的奴隶？”

由你们自己去选择吧。

在这两条路的前面——
我是无力复仇，
却也不能忘却他们……”

但是我，我却深深地爱着
祖父底飘在泥土色脸颊上的
那银丝一样的须髯，
爱着他那经历了七十年的风霜
而犹像古松一样坚实挺拔的身子，
爱着他那临死时抚摩过
我底柔软的头发的巨大的手。
而他那留给我们的遗嘱
——锯、凿和大斧，
又是我孩提时唯一的伴侣，
纵使它们砍伤了我，
我也不曾有太多的哭泣，
因为我在它们的上面
读懂了祖先们的血和泪的生活，
与他们所要嘱咐我们的言语……

我乃磨利了那缺口的镰刀，
跟着邻居的伙伴，
上山去采找柴薪。
但是，那锐利的刀锋，
吮去了我过多的鲜血，
满地的荆棘又刺伤我底足心，
坐在山岭的岩石上，
对着那穿过黛色的群峰
与天幕的碧海，
而航向远方的云朵底白帆，
我也扬起了高阔的意念：
“除了这镰刀，
我们是不是
还有更好的复仇的武器？”

于是，我又在父亲底抽屉里，
找到了被他所遗弃的破笔，
而把镰刀交给我底两个弟弟。
我底弟弟们
在继母的嘎声的鞭挞下面，

眼泪和怨恨一起滴上磨石，
磨亮那祖传的镰刀，
哭泣着，上山去采伐山毛榉。
难道他们还不曾替祖先复仇的日子，
自己却已经找到了新的仇恨？

我是射虎者的子孙，
我是木匠的子孙，
我是靠着镰刀和锄头
而生活着的农民的子孙，
我纵然不能继承
他们那强大的膂力，
但有什麼理由阻止着我
去继承他们唯一的遗产
——那永远的仇恨？
二十年来，我像抓着
决斗助手底臂膊似地

抓着我底笔……

可是，当我写完这悲歌的时候，
我却又在问着我自己：

“除了这，是不是
还有更好的复仇的武器？”

1942年诗人节后一日写完于重庆。

小巷 屠岸

她，赶上了夜深的小巷，
同是归家的路程。

隆冬，满地残雪，
耐着腊月的严寒。

挽住了她小小的手，
女孩只默默地低头，
朔风中微微的温暖。

她说，家在深巷的尽头，
屋里只有一个老姬
在等她归返。

“我送你回去吧！”
她忽然仰首，望着我退缩。

沉默了，我俩，

夜寒教她紧偎在我身边。

我桥头的家到了，依依，
看着她独自走入黑暗。

钉靴在雪上踏过；
手里提着一双布鞋。

又一次回眸，
红色的衣衫在夜幕中去远，
大的足印留在夜的巷底。

一九四三年一月
（《哑歌人的自白》，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0版。）

捉

臧克家

暴烈的拳头
打在门板上！
星星震动得
要坠落，
狗子的狂吠
要把这个山村
抬起来！

死寂了一霎、
敲得更起劲了，
这回不再是用手，
声音那么沉重！

迟疑又迟疑，
门，
终于在叱咤声里
吱呦一声开了，
杂乱的脚步

踏进了当门，
又听见
到处搜索，
接着是
绳索响，
末了，微弱的反抗
像一只雀子
被捏在一只大手中。

杂沓的步子
响过小院落，
火把在我的窗纸上
恐怖地一闪，
一个老太婆凄厉的哀号
像投在黑暗大海里的一块石子，
激起来的波纹，
渐渐远
渐渐渺茫……

1945年4月21日于重庆歌乐山大天池
(《臧克家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8年版。《诗与生活》提及1948.12
“到香港以后……马共青年，照顾我如
同亲人。”)

王贵与李香香（选段）

李 季

掏苦菜

山丹丹开花红姣姣，
香香人材长得好。

一对大眼水汪汪，
就像那露水珠在草上淌。

二道糜子碾三遍，
香香自小就爱庄稼汉。

地头上沙柳绿萋萋，
王贵是个好后生。

身高五尺浑身都是劲，
庄稼地里顶两人。

玉米开花半中腰，

王贵早把香香看中了。

小曲好唱口难开，
樱桃好吃树难栽；

交好的心思两人都有，
谁也害臊难开口。

王贵赶羊上山来，
香香在洼里掏苦菜。

赶着羊群打口哨，
一句曲儿出口了：

“受苦一天不瞌睡，
合不着眼睛我想妹妹。”

停下脚步定一定神，
洼洼里声小像弹琴：

“山丹丹花来背洼洼开，

有那些心思慢慢来。”

“大路畔上的灵芝草，
谁也没有妹妹好！”

“马里头挑马不一般高，
人里头挑人就数哥哥你！”

“樱桃小口糯米牙，
巧口口说些哄人话。

“交上个有钱的花钱常不断，
为啥要跟我这个揽工的受可怜！”

“烟锅锅点灯半炕炕明，
酒盅盅量米不嫌哥哥穷。

“妹妹生来就爱庄稼汉，
实心实意赛过银钱。”

“红瓢子西瓜绿皮包，

妹妹的话儿我忘不了。

“肚里的话儿乱如麻，
定下个时候，说说知心话。”

“天黑夜静人睡下，
妹妹房里把话拉。

“满天的星星没有月亮，
小心踏在狗身上！”

一、闹革命

三边没有树石头少，
庄户人的日子过不了。

天上无云地下旱，
过不了日子另打算。

女人们走路一阵风，
长头发剪成短辮辮。

上河里涨水下河里混，
王贵暗里参加了赤卫军。

白天到滩里去放羊，
黑夜里开会闹革命。

开罢会来鸡子叫，
十几里路往回跑。

白天放羊一整天，
黑夜不眯一眯眼。

身子劳碌精神好，
闹革命的心劲一满高。

五个手指头不一般长，
王贵的心思和人不一样。

别人的仇恨象座山，
王贵的仇恨比天高：

活活打死老父亲，
迹刻又要抢心上的人！

牛马当了整五年，
崔二爷没给过一个工钱。

崔二爷来胡日弄，
修寨子买马又招兵。

地主豪绅个个凶，
崔二爷是个大坏蛋！

庄户人个个想吃他的肉，
狗儿见他也哼几哼。

众人向游击队长提意见，
早早的打下死羊湾。

心急等不得豆煮烂，
定下个日子：腊月二十三。

半夜先捉定崔二爷，
到天明大队开进死羊湾。

定下计划人忙乱，
——后天就是二十三。

1945年12月于陕北三边
(延安《解放日报》1946.9.22~24)

航 海

绿 原

人活着
像航海

你的恨，你的风暴
你的爱，你的云彩

1949

50年代

黄河，你告诉我

——遥寄黄河的查勘队员 梁上泉

黄河，你告诉我
你告诉我，黄河
你从巴颜喀喇山出发
由雪山草地流过
直到遥远的大海之边
扬起过多少滔天的金波

黄河，你告诉我

金波照映过多少人影
影中有我的战友吗
在星宿海的岩石上
刻有查勘队员的名字吗

你告诉我，黄河

为了把你的源流追溯
为了把你的脾气捉摸
他们几次抚摸你的胸脯
把你心底深浅探索

黄河，你告诉我

他们按耐着饥渴
日夜辛勤地跋涉
曾几次掬饮你的浪花
饥餐那漫天的风雪

你告诉我，黄河

当他们过着艰苦的生活
可听说过他们唱歌
唱的是“黄河颂”
还是“怒吼吧！黄河！”

黄河，你告诉我

当他们在你的身旁宿营
营帐里闪耀着灯火
可曾看见那僵冻的手指
在把你的秘密点破

你告诉我，黄河

当他们把新的发现填进图表
你是惊奇还是欢乐
你是故意地大声喧嚷
还是轻轻地静静地流过

黄河，你告诉我

要第一次叫你为人民造福
你肯听他们的吩咐吗
再不让你像不羁的野马
你肯听他们的指挥吗

你告诉我，黄河

与他们一起的有六万万人
紧紧拉住你的缰索
作为新中国的河流
你可懂得这个？

1953年3—5月；郑州—北京

我们架设了这条超高压送电线

邵燕祥

大踏步地跨过高山，
跨过河流、洼地和平原，
跨过农业合作社的田野，
跨过重工业城市的身边；
跨过阴雨连绵的秋季，
跨过风刮雪卷的冬天，
跨过高空，跨过地面，
大踏步地跨过时间……

——请问是谁，
在自己可爱的国土上，
架起了第一条
最大的超高压送电线？

我——们！

天上的太阳虽然温暖光明，

它只照白天不照夜晚，
它不能代替千万双手，
推动千万个齿轮旋转；
正是我们的这条线路
使灿烂的灯火更加灿烂，
策动着我们工业的骏马
日夜不停地朝前赶！

——浇灌混凝土基的时候，
是谁，把自己的心血也浇进里边？
那万吨的钢筋、钢板和钢架，
是在谁的手中这样听话服软？
是谁，在高山塔顶上干话，
背上的冰霜汗水凝成一片？
是谁，让那九百多座铁塔
好像九百多亲热的弟兄，
手拉着手，肩并着肩，
几百里站成阵，好不威风！

我们！
正是我们！

我们是组塔工人。
我们是放线工人。
我们是用手工作的人，
又是用心工作的人。
我们的名字写在任务书上，
我们的任务已经提前完成！

——是谁，用自己冻裂的手
来回抚摸冰凉的塔身？
当电线嗡嗡发响的时候，
是谁，像听到了朋友的声音？
通上电，那电灯刷地亮了，
是谁，像望见了亲人的眼睛？
是谁，这样留恋地告别了工地，
又要去参加新的工程？

我们！
我们！
正是我们！

伟大的同代的同代，
伟大的后人的先人。
在我们每一步脚印上，
请你看社会主义的诞生！

1954年1月29日
（《献给历史的情歌》，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0版）

夜莺飞去了

闻 捷

夜莺飞去了，
带走迷人的歌声；
年轻人走了，
眼睛传出留恋的心情。

夜莺飞向天边，
天边有秀丽的白桦林；
年轻人翻过天山，
那里是金色的石油城。

夜莺飞向蔚蓝的天空，
回头张望另一只夜莺；
年轻人爬上油塔，
从彩霞中了瞭望心上的人。

夜莺怀念吐鲁番，
这里的葡萄甜、泉水清；
年轻人热爱故乡，

故乡的姑娘美丽又多情。

夜莺还会飞来的，
那时候春天第二次降临；
年轻人也要回来的，
当他成为一个真正矿工。

1954年

（组诗《吐鲁番情歌》中的一首。诗人于文革中被迫害致死。）

你一定能够回来

萧岗

海水呵，
暄嚷着
拥出了千万个海浪，
椰子树呵，
蓬着头
静静地挺立在山上。
黄昏来到了檀香山，
这个海中的岛
在昏暗中蜷缩起来了。
你呵，远离祖国的亲人，
弓着背
背着木柴
孤独地站在黄昏的码头上，
想着祖国，
想着家乡。
在你的祖国
现在正是早晨。
年轻的丈夫们

正向黎明
打开了窗门，
年轻的妻子们
坐在阳光下
编结美丽的发辫，
新生的婴儿
正在梦中
露出笑容，
母亲们
正为自己的儿孙
在厨房里奔忙。
就在这个美好的早晨，
你的妻子拉着你的
没有见过父亲的儿子
站在门口等你。
你的妻子等你十年了，
每一天的餐桌上
都空着你的座位。

你的祖国的早晨
又是一个多么繁忙的早晨：

人们跟着启明星
爬上脚手架
工厂跟着太阳
转动所有的车轮，
钻探机
正在撒着露珠的草地上轰鸣，
轮船
正在拨开晨雾航行，
祖国的大地上
奔流着劳动的人群。
而你呵，
本来应该站在祖国的实验室里
向你年轻的助手
摊开今天的计划……

你要回来，
你的心早就回来了。
你曾经多麼轻快地
跨出了移民局的铁门
你拿了你的离境签证，
像长了翅膀一样

飞到回国的轮船上。
你离开了华盛顿，
你离开了旧金山，
你想：你可以自由了，
可以大声地笑了……
你对着镜子
数着额上的皱纹，
你对你自己说：
“我离家已经十年了。”
你双手捧着妻子的相片，
你轻轻地对她说：
“再熬过二十个白天和黑夜
我就到家了！”
你催促着黑夜快些过去，
你催促着黎明快些来到，
你一遍、两遍地
跟人家对着表……

经过五个白天
和五个黑夜，
你就到了檀香山。

你的轮船
就停在这个黄昏的码头上。
檀香山呵，
本来是一个海中的花山，
甘蔗林和椰子树的碧绿的海岛：
岛上有热情的人民
跳着草裙舞。
迎接来往的客人。
所有的一切
都吸引不住你的焦急的心，
你像孩子一样，
扯着水手们的袖口
打听看：
还有几分钟起锚……

但是你怎麼也没有想到，
就在这时候
联邦调查局的特务们
瞪着狼一样的眼睛
向你走来了。
一只毛茸茸的手

抓住了你的胸口。

你喊：

“我有我的祖国，

我有我的妻子，

我为什麼不能回家？”

这是一个中国公民的声音，

这个声音

震动了所有的良心。

特务们害怕了，

他们的嘴唇发抖：

“这是华盛顿的命令……

你要问

你就问华盛顿！”

轮船翻开浪花

离开码头了，

全船的旅客

到处在寻找那个

焦急的、热情的中国朋友。

轮船已经被海浪遮没了，

你还站在码头上，

还在寻找它的踪影。
那张美国政府的离境签证
还在你的贴身的口袋里……

为了领取这张离境签证，
你曾经被关进了
监狱的栅门，
但是你还是说：

“我一定要离境签证！”

为了它，
你也失去了职业，
饥饿咬痛了你的肚皮，
你束紧裤带说：

“我一定要离境签证！”

你曾把它当作宝贝和救星，
今天，它变成一张废纸，
它骗了你……

你把它拿出来，
你把它撕碎，
你把它踩在码头的泥里。
你不愿再路过旧金山，

你不愿再回到华盛顿。
那里等你的还是：
监狱、饥饿和欺骗……
你宁愿留在这里，
你一定要从这里回国。
因为从檀香山到祖国，
缩短了五天五夜的路程，
因为从这里回家
你就可以提早五天五夜
看到你的亲人。
为了生活，
你就在这里
做木柴行的小工。

你弓着背
背着木柴，
你像走在钢丝上一样
东倒西歪。
敲过了半夜十二点的钟声，
你才回到
像蒸笼一样的旅馆里，

你不想说话，
你吃不下饭，
你倒在床上，
手脚好像都离开了你。
你就在乱梦中，
度过了你的疲惫的夜……

木刺刺破了你的手，
手上淌着血。
这是一双专家的手呵，
这是祖国人民需要的手呵，
这双手
应该在祖国刺绣科学的花朵，
应该去驯服原子能，
今天手上淌着血，
鲜红鲜红的血……
不要把血
从这双手上抹掉，
这些血是珍贵的，
这是你母亲的血，
这是你的意志，

和所有同你一样的人的意志
把这双手
伸给华盛顿看，
让他们知道：
你们的回国意志。
把这双手
伸给全世界人民看，
让全世界人民知道
“民主”的美国就是这样。

你忍耐着，
你斗争着，
尽管在你的周围
布满了特务的眼睛，
不许你
在檀香山的邮筒里
投进一封寄给祖国的信，
不许你
从每一张报上
看到祖国的消息。
可是，你可想象得到，

我们六万万颗人民的心
都在你身边；
我们的每一分钟
都在支持你。
我们用更多的钢铁、
更多的粮仓、
更多的电力……
用我们六万万人的
和平劳动的奇迹
支持你。
我们六万万人
要发出雷一样的声音
向华盛顿要回你。

你一定能够回来的，
我们已经为你准备了一切。
那个挂满了紫萝兰的窗口里，
就是你的实验室；
那座在绿叶中
露出红顶的房子，
将是你和你妻子的新居……

1956年6月于上海
(1956年7月号《文艺月报》)

故乡的路

未 央

南征北战三十年，
踏遍了祖国的原野山川。
将军带着儿子返回故乡，
来拜访这万里长征的起点。

雪白的油菜花清香扑鼻，
湍急的汨罗江曲曲弯弯。
走一步，心底掀起一个波浪，
啊，一切仿佛发生在昨天……

记得一九二七年一个月黑的夜里
父亲被杀害在这小小的河滩
“清乡司令”拉走了母亲，
半间草屋化成了一缕缕浓烟。

那时候，将军才十三岁，
罪恶的枪声，打断了天真的童年。
风暴里的小雏，你飞向何处？

黑暗中伸来一双手，抱他上了山。

从此他出没在茶岗竹岭，
用红缨枪向旧世界挑战，
一顶八角帽打扮他英雄的青春，
几双破草鞋伴他走过革命的华年。

有株青松挺立在密林中，
他一眼便望见那魁梧的躯干。
是的，就是在它浓郁的绿叶下，
他举手宣誓，将党的旗帜插在心间。

那年冬天，敌人又来进攻，
红军坚守在这座高山。
山脚下堆满匪兵的尸体，
山顶上红旗飘飘似火焰。

红军断粮已经半个月，
饥饿紧紧掐着战士的喉管。
冬笋葛根早已挖掘干净，
树皮青叶也全都煮完。

一碗稀汤你送我让尝百日，
一节草根留给伤员当饱餐。
理想鼓舞战士赢得最后胜利；
“为人民，为子孙永不遭难！”

那一次敌人来得特别疯狂，
肉搏战从早晨直到日落西山。
他跟着班长勇猛冲杀，
仇恨的怒火燃烧在刀尖。

雄鹰虽猛究竟敌不过群鸦，
年幼的战士鲜血洒落地面。
班长独自打退了匪兵的围攻，
背起受伤的战友撤向深涧。

他用树叶掩藏了战友，
又拿着枪冲到外面，
他用枪声吸引住敌人，
让年幼的战士踏着他的血迹去作战……

将军叙说完这一段故事，
眼泪盛满了儿子明亮的双眼：
“安息吧，老前辈！我知道了，
幸福是怎样来到我们身边！”

沿着故乡熟悉的小路，
将军带着儿子四处观看。
钻进茶林穿过竹丛，
爬上峻岭绕过梯田。

一别故乡三十载，
他没忘这里的水和山。
南征北战枪林弹雨，
他想起故乡，斗志更坚。

当年从这里出发长征，
一路上洒满血和汗；
今天从毛主席身边归来，
一路上人民公社的红旗飘得正欢。

雪白的油菜花清香扑鼻，

湍急的汨罗江曲曲弯弯。
故乡的路，永远刻在心上，
父亲走过，儿子又继续向前……

彩 旗

汪曾祺

当风的彩旗，
像一片被缚住的波浪。

（北京《诗刊》1957 #6）

年青的朋友（朗诵诗）

卉 花

年青的朋友，
请你告诉我，
在这充满着阳光的生活里，
你曾经幻想过什麼？^①

也许你站在雪封的山林，
守卫着祖国的边疆；
也许你生活在海边，
巡视着那绿波滚滚的海洋。

也许你在大冶或鞍山，
整天勤劳地操在高炉旁；
也许你驾驶着拖拉机，
奔驰在太湖边的集体农庄。

也许你在康藏高原的荒山中，
为祖国发现了丰富的宝藏；

^① 引自李季的《生活之歌》

也许你在兴安岭的大森林里，
把砍伐的木材运向工厂。

也许你在奔腾的长江三峡，
在巨大的水电站的工地上；
也许你在美丽的草原上，
放牧着肥壮的牛羊。

也许你在群山环绕的农村小学，
向孩子们说着美丽的理想；
也许你在北京剧院，
演出人们喜爱的舞蹈和歌唱。

亲爱的朋友，
那是多麼美丽的时光，
祖国成了鲜花的世界，
照着永不落山的太阳。

从漠河到曾姆暗沙，
从帕米尔到乌苏里江；
在这祖国五彩斑斓的土地上，

到处都有我们的歌声在飞扬。

我们是明天的接班人，

毛主席的号召：

身体好，学习好，工作好，

我们一刻也不能忘。

亲爱的朋友，

让我们精神饱满地准备着；

接下老一辈手中的工具吧！

为了建设美好的社会主义。

年青的朋友，

请你告诉我，

在这充满着阳光的生活里，

你曾幻想过什麼？

60年代

青春之歌

杨沫

在漆黑的大风大雨的夜里，

你是驰过长空迅疾的闪电。

啊，多麼勇猛！

多麼神奇！

你高高地照亮了我生命的道路，

我是你催生下来的一滴细雨。

啊，我勇猛的闪电！

如今，你奔向何处？

你去了哪里？……

我们没有倾谈，

我们没有默许，

然而我相信你，

永远地相信——

我生命中会有这样突然出现的奇迹：

那阴沉的牢狱铁门被打碎了，

啊，朋友，
在那美丽的绿草如茵的花园里，
你对着我微笑，
默默的告诉我：
你那勇敢的、艰苦的战斗事迹。
我是多么幸福啊！
从此我们永远不再分离——永远不再分离！
可是朋友！
如今你在哪里？
也许，我今生并不能再见你……

啊，朋友！
你在哪里？
你在哪里？
能否知道
有一个人正凝眸等待着你。……
她用着美丽的青春，
用着深藏在心底的不变的爱，
永远、永远地等待着你。……

(小说《青春之歌》，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局
1960·香港)

贾 鹏 魏 伯

贾鹏，不过才十四岁，
敌人就夺去了你的生命；
而你，却成了我战斗中的
依靠，
狂风暴雨中不灭的火种。
卅年来你扶我过了千座桥，
伴我越过万重岭。

卅多年就如同昨天：
敌人冲进我们的试验室里，
在嘶叫声里你慢慢立起，
比桌子高不了多少，
穿一件破棉衣。
敌人巴拉巴拉眼睛，
怀疑贾鹏就是你。

难道就是这个孩子，
在鼓楼上竖起一面红旗飘

高空，
惹动警笛四起，
人已无影无踪？

难道就是你，
在南关外工人群中，
讲话象火爆，
骂蒋介石丢了东三省？
这麼瘦小，
怎会冒着数九寒风，
挨街穿巷，
把标语贴满开封城？

你怎麼会象翻江倒海的
火龙，
穿过哪里，
哪里就哗哗剥剥冒火星？
不，不可能。
敌人又在嘶叫：
谁是贾鹏？贾鹏！
声音未落敌人就看出了，

你正是要烧毁魔鬼宫殿的
英雄。

你的眼神里火光万道，
脚步犹如战鼓咚咚。
看，多少只手伸出把你留，
多少双眼睛含恨把你送。

有多少夜晚，
大家围坐一圈，
在手电的微光下，
你念着油墨未干的传单。

贾鹏，可记得
有多少次，月牙已落山，
我们把“秘密书”换个封面，
一行行一字字地读，
求知的心像猫儿见鱼一样馋。

你，年纪不比我们大，
却想的多，看的远。
你已站在光荣的行列里——

一个共青团员。

你第一个教我们斗争，
第一个叫我们懂得什么是勇敢。
敌人一出门就把你推倒，
你爬起来站的更牢。
在牢里，鞭子抽你不弯，
刀子砍你不颤。

在生命最后的一刻，
要你跪倒，你却一蹦三尺高，
一枪，两枪，三枪……
你昂首高呼口号。
太阳为你升起，
黄河为你咆哮……
你没有倒，
在天安门的广场上，
我看到你和烈士们一起
胜利地欢笑。

（北京《诗刊》1964 #3）

70年代

我们的炊事员

李 瑛

山林里的鹿没他走得轻，
山林中的鹰比他起得晚，
悄悄地推开门望一望天，
群山不见了，大雾弥漫。

从贴身口袋掏出根火柴，
轻轻一划，又点亮一天；
一盏灯，照得人影摇动，
一把柴，烧得饭热菜鲜。

群山抱着我们这哨所，
哨所的炊烟又抱着群山；
我们的炊事员忙里忙外，
哪管身边云卷雾缠……

窗前的菜呵，染绿了石缝，

屋后的猪呵，栏满膘圆，
这时你看他笑容满脸，
也会听见他歌声满山。

他的窗边挂着两把琴——
窗里是三弦，窗外是飞泉；
他的身上有两只翅膀——
一只是歌声，一只是扁担。

哦，夜巡的战友快回营，
赶忙用清水把脸盆装满。
两只桶挑来了壮丽的天地，
一头——红日，一头——青山！

（《红花满山》
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版）

赠

舒婷

我为你扼腕可惜
在那些月光流荡的舷边
在那些细雨霏霏的路上
你拱着肩，袖着手
怕冷似地
深藏着你的思想
你没有觉察到
我在你身边的步子
放得多么慢
如果你是火
我愿是炭
想这样安慰你
然而我不敢

我为你举手加额
为你窗扉上闪耀的午夜灯光
为你在书柜前弯身的形象
当你向我袒露你的觉醒

说春洪又漫过了
你的河岸

你没有问问
走过你的窗下时
每夜我怎么想
如果你是树
我就是土壤
想这样提醒你
然而我不敢

1975.11
(《双桅船》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2)

雨 夜

北 岛

当水洼里破碎的夜晚
摇着一片新叶
像摇着自己的孩子睡去
当灯光串起雨滴
缀饰在你肩头
闪着光，又滚落在地

你说，不
口气如此坚决
可微笑却泄露了你内心的秘密

低低的乌云用潮湿的手掌
揉着你的头发
揉进花的芳香和我滚烫的呼吸
路灯拉长的身影
连接着每个路口，连接着每个梦
用网捕捉着我们的欢乐之谜
以往的辛酸凝成泪水

沾湿你的手绢
被遗忘在一个黑漆漆的门洞里

即使明天早上
枪口和血淋淋的朝霞
让我交出自由、青春和笔
我也决不会交出你
让墙壁堵住我的嘴唇吧
让铁条分割我的天空吧
只要心在跳动，就有血的潮汐
而你的微笑将印在红色的月亮上
每夜升起在我的小窗前
唤醒记忆

1976
(《北岛诗选》新世纪出版社1987.2)

红帆船

北 岛

到处都是残垣断壁
路，怎么从脚下延伸
滑进瞳孔的一盏盏路灯
滚出来，并不是晨星
我不想安慰你
在颤抖的枫叶上
写满关于春天的谎言
来自热带的太阳鸟
并没有落在我们的树上
而背后的森林之火
不过是尘土飞扬的黄昏

如果大地早已冰封
就让我们面对着暖流
走向海
如果礁石是我们未来的形象
就让我们面对着海
走向落日

不，渴望燃烧
就是渴望化为灰烬
而我们只求静静地航行
你有飘散的长发
我有手臂，笔直地举起

（《北岛诗选》新世纪出版社1987.2）

在一种节奏里，我走向你

——赠 W. 生日

徐敬亚

1. 上午八点钟

（呵——8！

两颗太阳连在一起）

天空像雪地一样亮

有很多

乳白色的直线

（一组一组地）

从玻璃窗上跑下来

有轨电车

仿佛静静地等着我

（我很柔和地笑了

笔直地站在镜子前面

日历上印着：初一）

2. 我奔向你

电车穿过市区，驶向郊外

我要去终点·终点
两条铁轨
在远方连成一体

一个·和另一个

3. 窗外，闪过雪
以及节日的人群和大街
在一个特殊的角度
我看到
有两棵树并在一起
我的思想
永恒地停在那个时刻

一棵·二棵
生命的树，生命

4. 电车摇晃着
摇着满车的笑声
一下·二下……

在这个古老的节日里
人们都很兴奋
而且忽然变得年青
仿佛全在今天
一下子变成了二十六岁
(呵，都多么像你！)

我想向全体乘客提议
所有的人
互相握一次手
不，两次！
(我感到右手的指头动了动
一下·二下……)

5. 我跳下车……

在雪地上溅起了阳光
溅起了五颜六色的小花
一朵，二朵……

在一种节奏里
我走向你

我的脚步富于旋律

一二，一二

一二，一二

(正月初二于长春)

握手

何 达

我握着你的手，
虽然轻轻，
但你知道，
我感情的重量。

这并不是，
珍重的告别，
不是祝福，
也不是许愿。

这是一个 约定
轻轻的一握，
就约定了，
你我的一万年。

我们看见的，
是一万年的远景，
我们献身的，

是一万年的事业。

一万年的事业，
加上
一万年的健康
一万年的喜悦，
加上
一万年的坚强。

我们的微笑，
透视过，
一万年的晴晴雨雨，
一万年的沧海桑田。

我握着你的手，
虽然轻轻，
但你知道
我对你的信心。

即使五千年没有见面，
你也不会忘记

一万年的相约

一万年的风云雷电，
也不会打散我们的
热望，
削弱我们的友谊。

一个黎明

接着一个黎明

一个黑夜

接着一个黑夜。

面对着，

一万年的艰难危险，
我们有一切的坚持。

即使五千年没有见面，
你也不会忘记，
我们五十万年的历史，
一个时代，
接着一个时代
一个世纪
接着一个世纪

前面总是光明
正义总是胜利。

我握着你的手，
虽然轻轻，
但你知道，
我对你的忠诚，
我的忠诚，
承受得起，
十万年的信赖，
雪遮不住，
雾包不住，
雷劈不断，
火烧不坏，
即使是十万年的折磨
我仍然是一个
通身透明的原子，
我的血管
我的神经，
我的思虑
我的心情

全集中在一个焦点。

一万年，
为着一件事情，
流泪，
流血，
流汗，
也流着，
自剧烈的痛苦中
溅射出来的
火热的
欢欣，
我握着你的手，
虽然轻轻，
但你知道，
我感情的重量
这轻轻的一握
约定了一万年的事业，
一万年的情谊，
一万年的信赖，
加上

一万年的坚持。

无论你在东半球
你在西半球
或者你在，
另外一个星球，
我们的每一个小时
都为一万年
而存在。

(1977.9 香港《海洋文艺》)

小草在歌唱

雷抒雁

——悼女共产党员张志新烈士

—

风说：忘记她吧！

我已用尘土，

把罪恶埋葬！

雨说：忘记她吧！

我已用泪水，

把耻辱洗光！

是的，多少年了，

谁还记得

这里曾是刑场？

行人的脚步，来来往往，

谁还想起，

他们的脚踩在

一个女儿、

一个母亲、

一个为光明献身的战士的心上？

只有小草不会忘记。
因为那股红的血，
已经渗进土壤；
因为那股红的血，
已经在花朵里放出清香！

只有小草在歌唱。
在没有星光的夜里，
唱得那样凄凉；
在烈日暴晒的正午，
唱得那样悲壮！
像要砸碎礁石的潮水，
像要冲决堤岸的大江……

二

正是需要光明的暗夜，
阴风却吹灭了星光；
正是需要呐喊的荒野，

真理却被把嘴封上！^①
黎明。一声枪响，
在祖国遥远的东方，
溅起一片血红的霞光！
呵，年老的妈妈，
四十多年的心血，
就这样被残暴地泼在地上；
呵，幼小的孩子，
这样小小年纪，
心灵上就刻下了
 终生难以愈合的创伤！

我恨我自己，
竟睡得那样死，
像喝过魔鬼的迷魂汤，
让辘辘囚车，
碾过我僵死的心脏！
我是军人，
却不能挺身而出，

^① 一次，张志新烈士被带去陪都，被用泡沫塑料塞进嘴里，又用透明指纹胶把嘴糊上。

像黄继光，
用胸脯筑起一道铜墙！
而这罪恶的子弹，
 射穿祖国的希望，
 打进人民的胸膛！
我惭愧我自己，
我是共产党员，
却不如小草，
让她的血流进脉管，
日里夜里，不停歌唱……

三

虽然不是
面对勾子军的大胡子连长，
她却像刘胡兰一样坚强；
虽然不是
在渣滓洞的魔窟，
她却像江竹筠一样悲壮！
这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
社会主义中国特殊的土壤里，

成长起的英雄

——丹娘！

她是夜明珠，

暗夜里，

放射出灿烂的光芒；

死，消灭不了她，

她是太阳，

离开了地平线，

却闪耀在天上！

我们有八亿人民，

我们有三千万党员，

七尺汉子，

伟岸得像松林一样，

可是，当风暴袭来的时候，

却是她，冲在前边，

挺起柔嫩的肩膀，

掬起民族大厦的栋梁！

我曾满足于

月初，把党费准时交到小组长的手上；
我曾满足于，
党日，在小组会上滔滔不绝地汇报思想！
我曾苦恼，
我曾惆怅，
专制下，吓破过胆子，
风暴里，迷失过方向！

如丝如缕的小草哟，
你在骄傲的歌唱，
感谢你用鞭子
抽在我的心上，
让我清醒！
昏睡的生活，
比死更可悲，
愚昧的日子，
比猪更肮脏！

四

就这样——

黎明。一声枪响，
她倒下去了，
倒在生她养她的祖国大地上。

她的琴呢？

那把她奏出过欢乐，
奏出过爱情的琴呢？
莫非就此成了绝响？

她的笔呢？

那支写过檄文，
写过诗歌的笔呢？
战士，不能没有刀枪！

我敢说：她不想死！

她有母亲：风烛残年，
受不了这多悲伤！

她有孩子：花蕾刚绽，
怎能落上寒霜！

她是战士，

敌人如此猖狂，
怎能把眼合上！

我敢说：她没有想到会死。
不是有宪法么，
民主，有明文规定的保障；
不是有党章么，
共产党员应多想一想。
就像小溪流出山涧，
就像种子钻出地面，
发现真理，坚持真理，
本来就该这样！

可是，她却被枪杀了，
倒在生她养她的母亲身旁……
法律呵，
怎么变得这样苍白，
苍白得像废纸一方；
正义呵，
怎么变得这样软弱，软弱得
无处伸张！
只有小草变得坚强，
托着她的身躯，

托着她的枪伤，
把白的，红的花朵，
插在她的胸前，
日里夜里，风中雨中，
为她歌唱……

五

这些人面豺狼，
愚蠢而又疯狂！
他们以为镇压，
就会使宝座稳当；
他们以为屠杀，
就能扑灭反抗！
岂不知烈士的血是火种，
播出去，
能够燃起四野火光！

我敢说：
如果正义得不到伸张，
红日，

就不会再升起在东方！
我敢说：如果罪行得不到清算，
地球，
也会失去分量！
残暴，注定了灭亡，
注定了“四人帮”的下场！

你看，从草地上走过来的是谁？
油黑的短发，
披着霞光；
大大的眼睛，
像星星一样明亮。
甜甜的笑，
谁看见都会永生印在心上！

母亲呵你的女儿回来了，
她是水，钢刀砍不伤；
孩子呵，你的妈妈回来了，
她是光，黑暗难遮挡！
死亡，不属于她，
千秋万代，

人们都会把她当作榜样！

去拥抱她吧，
她是大地的女儿，
太阳，
给了她光芒；
山岗，
给了她坚强；
花草，
给了她芳香！
跟她在一起，
就会看到希望和力量……

（诗写于1979.6.8，发表于《诗刊》
1979#8。它浸透了张志新烈士的血和诗
人的泪！）

将军，不能这样做

叶文福

历史，总是艰难地解答一个又一个新的课题而前进的。

据说，一位遭“四人帮”残酷迫害的高级将领，重新走上领导岗位后，竟下令拆掉幼儿园，为自己盖楼房；全部现代化设备，耗用了几十万元外汇。我……

我说什么？

我怎么说？……

你——

是受人尊敬的前辈，

我是后之来者。

你我之间

隔着硝烟弥漫的

三十年代、

四十年代，

批评你——

我从来，

没有想过。

因为

也许正是你
用抱着机关枪
向旧世界猛烈扫射的手。
把抽在我脊梁上的皮鞭
一把夺过——
你把我搂在
满是血污
和热汗的胸前，
大滴的
泪水
砰然而落！
你抽泣着
摸着
我
浑身的伤疤，
厚厚的嘴唇，
哆嗦着，
你说：
“孩子，
我们
解——
放——

了——”

于是，

我赤着脚，

小小的脚丫

踩着您

又深又大的脚窝

走进了

新中国……

不！将军， 丿

即使是这样，

我更要说，

我更应该说！

记得么？

那年

抢渡泸定桥——

身后：追兵！

对岸：烈火！

一河如虎的浪山呵，

几根沉沉铁索……

革命

在危崖上

焦灼——

难道井冈山的火种

要被这大渡河水

无情吞没？

你大瞪着

布满血丝的眼睛，

驳壳枪

往腰间

猛地一掖，

一声呼啸，

似万钧雷霆，

挟带着雄风，

冲进了

中国革命

英雄的史册！

那时候

将军，

你想的是什么？

我敢说，

你想的是：

“为子孙后代
都过上
幸福的生活！”

你说的是：

“最艰巨的任务
给我！

给我！……”」^①

多么不幸！

我的浑身弹痕的将军呵，
四十多年后，
你英雄的身躯，
竟会让功劳
压得
步履蹒跚，

你雷霆般的声音
被时光的流水
侵蚀得

多么孱弱：

“给我……”

“给我……”

给你月亮

你嫌太冷，

给你太阳

你嫌太热！

你想把地球

搂在怀里，

一切，

都供你欣赏，

任你选择……

什么都要，

你什么都要！

为什么

就是不要

你入党时的誓言？

为什么

就是不要

无产阶级的本色？

难道大渡河水都无法吞没的

井冈山火种，

竟要熄灭在

你的

茅台酒杯之中？
难道能让南湖风雨中
 驰来的红船，
在你的安乐椅上
 搁浅、
 停泊？
难道一个共产党人
 竟要去写
 牛金星们
 可悲的历史？
难道一代一代
 揭竿而起
 殊死抗争，
竟只是为了
 你一家人
 无止无休地享乐？
如果真的是这样，
 将军，
你怎么对得起
 牺牲在你怀里的战友
 最后的嘱托？

怎么对得起

那白发苍苍的

《共产党宣言》的作者？

去呵，将军，

穿上当年的

红缨草鞋，

去吻吻你曾为之流血的土地吧——

那一寸一寸

从敌人手中

夺过来的土地呵，

那一寸一寸

从苦难深渊中

捞起来的土地呵，

那一寸一寸

打着革命印记的土地呵，

那一寸一寸

养育过红军、

八路军、

新四军、

解放军的土地呵，

喂过你小米汤的，]

那太行母亲
 手中的木勺，
 还在碗里
 搅拌着野菜；
当年为你包扎伤口的
 洛阳大嫂
 一家三代，
堆在一间六平方米的
 小屋子里：
 床上架锅……
我的官高权重的将军呵，
 你戎马征战几十年，
 到底为的什么？
置人民疾苦于不顾，
 你！
 一个共产党员的良心
 难道就不受
 真理的谴责？
莫非你真的坚信
 法律
 永远是你手中的纸牌，

或者至多是

夏夜柔和的晚风？

难道你

浑身的毛孔

现在竟渗不进一丁点

周总理的

美德？

为了你的“现代化”，

幼儿园都拆掉了，

后人都不管了！

满头飞雪呵，

你还能舒适几年？

明天是孩子们的、

是孩子们的呵！

孩子们都不要了，

谁来捧你的骨灰盒？

也许

你骄傲地说：

“我有儿子……”

是的，你有儿子——

你的儿子

如果是
革命者，
他就会
愤而离开
你的高楼；
如果他是
不肖后代，
他那白皙的手
将永远捧着
人民对你的指责！」^②

我有一位
当收购员的朋友，
要是知道了
你的慷慨之举，
心里该有
多么难过——
当他得知
牛耳朵里
有几根茸毛
能换取外汇，

几年来

他辛勤地

剪呵，

剪呵，

一根

一根

竟剪了十斤多……

人民

像春蚕抽丝那般

为祖国积累财富，

你有什么权利，

把先烈的热血，

把人民对党的信赖，

把劳动者辛勤的汗水

肆无忌惮地

挥霍？！

难道周总理「

庄严宣告的

四个现代化，

难道党和人民

忍住十年伤痛
在炉前
在田野
为之挥汗流血的
四个现代化，
竟是你
打着饱嗝，
信手弹给我们的
油星
和
唾沫？

真不幸——
我的将军！
第一次长征
你征服了大渡河，
而今天
新的长征，
你想过了没有——
你再后退一步
就会变成了
大——

渡——
河——！

不！

牛金星的悲剧
决不会重演——

因为人民

决不会

沉默！」^③

但愿我的诗句

也化作万钧雷霆，

挟带着雄风

冲进你的耳朵，

冲进你的心窝，

在这新长征的路上

且听前进的后人

和前进的法律一道

大喝一声：

“将军，

不能

这样做！”

1979.6.14, 三稿于北京

(诗中“高级将军”指谭震林。据说邓大人读诗后大怒? ……2017.1北京《诗刊》删① 40行 ② 54行 ③ 33行, 共127行。)

80年代

秋

杜运燮

连鸽哨也发出成熟的音调，
过去了，那阵雨喧闹的夏季。
不再想那严峻的闷热的考验，
危险游泳中的细节回忆。

经历过春天萌芽的破土，
幼叶成长中的扭曲和受伤，
这些枝条在烈日下也狂热过，
差点在雨夜中迷失方向。

现在，平易的天空没有浮云，
山川明净，视野格外宽广；
智慧、感情都成熟的季节呵，
河水也像是来自更深处的源泉。

紊乱的气流经过发酵，

在山谷里酿成透明的好酒；
吹来的是第几阵秋意？醉人的香味
已把秋花秋叶深深染透。

街树也用红颜色暗示点什么，
自行车的车轮闪射着朝气；
塔吊的长臂在高空指向远方，
秋阳在上面扫描丰收的信息。

1979年秋

（《诗刊》1980 #1。不料#8章明《令人
气闷的朦胧》发表后，引发长达七年十
一个月关于“朦胧诗”的争论。）

泉

舒婷

点点滴滴从心中涌出
又曲曲折折向远方流去
清澈的寂寞
已完成在
一个明朗的夜里
而雁鸣，唤醒群山的激情
连丛林都渴望展翅飞翔
水波里的眼睛，和
眼睛里的水波
也许都不平静

（《诗刊》1981 #9）

馈赠

舒婷

我的梦想是池塘的梦想
生存不仅映照天空
让周围的垂柳和紫云英
把我吸取干净吧
缘着树根我走向叶脉
凋谢于我并非悲伤
我表达了自己
我获得了生命

我的快乐是阳光的快乐
短暂，却留下不朽的创作
在孩子双眸里
燃起金色的小火
在种子胚芽中
唱着翠绿的歌
我简单而又丰富
所以我深刻
我的悲哀是候鸟的悲哀

只有春天理解这份热爱
忍受一切艰难失败
永远飞向温暖、光明的未来
啊，流血的翅膀
写一行饱满的诗
深入所有心灵
进入所有年代

我的全部感情
都是土地的馈赠

1980.1
(《诗刊》1980 #8)

你曾经是我的舞伴

林 染

你曾经是我的舞伴

我们踏着水一般清澈的华尔兹舞曲

在冰一般平滑的地板上旋转

那时，我像女孩子一样羞怯

你，又比男孩子还要大胆

你曾经是我的舞伴

纷扬的彩色纸条飘下来

缠住了我们的双肩

我想把它拨开

你说：缠着吧

直到永远，永远

啊！我真悔恨

悔恨我竟把舞步踏乱

那一声声温暖的节奏

敲碎了我心上平静的水面

我多么希望那乐曲再重复演奏一次
那乐曲里有一个音符
曾把我们的心弦拨颤

而最后

那缠绕着我们的绚丽纸条终于裂断
当旋律随夜风徐徐飘散
我悔恨又为什么分别得这样仓促
竟没有来得及说一声再见
只把那一个音符
留你心中一半
留我心中一半

(《上海文学》1981 #6)

那一串葡萄

筱 敏

睡了，睡了，
她哼着“吐鲁番的葡萄”
在摇……
没有飘着红纱巾的摇篮
孩子在臂弯里睡着了，
在她瘦削的臂弯里睡了。

十五瓦的灯泡
有一圈淡黄色的光晕，
圈进了笔记本、角尺和演算稿，
圈进了她泛起鱼尾纹的眼角，
属于右臂的中华牌铅笔，
属于左臂的唱给孩子的歌谣。

夜雨在飘。
雨点敲着门楣，敲着窗棂，
从顶缝里渗进来
敲着蜂窝炉灶。

敲着孩子的葡萄和她的心潮，
敲着八平方米简陋而温馨的小岛。
夜雨在敲……

曾经有过一个海岛，
很坚实，并不会摇。
在很远，很远……
长满槟榔、橡胶树和香茅草。
她割胶，
用瘦削但很坚实的手臂，
胶灯喷着火苗，
把本该属于代数课和化学实验室的年龄
一截一截舔掉。
那里的紫藤萝好像是会唱歌的，
但唱的是“拿起笔做刀枪”，
不是，不是“吐鲁番的葡萄”，
甚至梦里也没有出现过
可以寄托少女秘密的葡萄，
没有葡萄……

一层层的浪潮冲走了海岛，

海岛并不坚实，
一样会摇。
她被摇到了这里，
拐了八九个弯日的街道。
在一个厂棚下糊纸盒，
纸盒方方正正，结实，有棱有角。
她在纸盒的垛子里
她会唱“吐鲁番的葡萄”……

后来，
她瘦削的肩靠在一个强悍的肩上，
点点头
同时挑起一副担挑。
有责任，义务，劳累，烦恼，
更有作为一代人

承先启后的辛酸和骄傲。
她扭头朝强悍的肩一笑，
很美的一笑。
她耕耘了，创造了，
让别人去收获吧，
收获那串红玛瑙一样圣洁

并有许多秘密和象征的葡萄。

夜雨在飘，在飘，

夜色深了，深了。

她右手里的角尺迅速地移动，

左臂里的孩子吮着小嘴

向她索取母爱和温饱。

是的，是的，

生活在催促她耕耘，

催促她创造，

催促她在一片片蛮荒地

栽下一棵棵会结出红玛瑙的葡萄。

她把“向量代数和空间解析几何”一章

翻过去了，

臂弯在摇，

给孩子哼一个歌儿：

吐鲁番的葡萄熟了，

葡萄熟了……

1982.4

爱的花环

洪三泰

—

你的脚下是云南

“上甘岭”

那是火焰山吗

我摇动那酸涩的橄榄

（就是我小时种的那棵）

那一颗颗淡青色的梦

如果我是小小橄榄

就飞进你的心房

家前的清水溪要是能

倒进银河该多好

你在边境山上一抬头

就滴落一颗甜甜的星

我唱一支清泉歌

……让东南风送去了

你张开嘴深呼吸吧

吸一口我清凉清凉的歌声

二

如果我是夜莺
就在你哨位的芦苇花上

啾啾长鸣

如果我是萤火
就给你带一束光明
妈妈说，最好是变成

太阳。月亮。星星

我对她努嘴：我早就说了
那是人家的勋章

三

你说那里的蓝天
总是带着星月的勋章

同苍山接吻

真的？那一定因为有
云这鬼灵精

听说云南的云

最多情

你忘啦？家乡的木棉树

不也总是戴着英雄花

同凤尾竹接吻吗？

如果你……你如果

当了英雄

……

四

原谅我吧

我突然光临

我从晨风和雾的信息里

知道你要立即出征

神圣的自卫还击的命令

已经降落边境

今晚，就在今晚

让我们结婚

你用缄默隐藏对我的

如海深情

不要拒绝我，我不怕

先锋连，会有牺牲

我属于你了，永远属于你

爱情应当成为温暖的熏风

送你出征

这样，你我的心

才能得到安宁

和玫瑰的馨馨

五

边境的茫茫山峦

具有铁打的硬梆梆的忠厚

那坚硬而挺直的脊梁骨

温柔而严峻的面容

有爱的泉眼

在逗引我的心灵

亲爱的，给我一半苦涩吧

我也要咀嚼

快给我一半你的

危险、劳累和艰辛
给我一半滂沱大雨和
凛冽的北风
给我一半界碑的威严
和国境线的叮咛
我们一切都属于祖国
包括青春、爱情和生命

六

最可爱的人
加上我的爱
或许可以制造镗和
原子能
你用愤怒的炮火
煅打祖国的尊严
也锻打我这颗
稚嫩的心

七

……敌人凶残的炸弹

 咬断你的腿了……

你还用一条腿冲锋

一条腿，一根铁柱

一柱对祖国的忠诚

……我流泪了

我想起边境巍峨的群山

 和那坚毅挺立的长城

……我背你，最亲爱的

戴起你的勋章吧

我背，背你一生

八

你的血和信念已汇入

 我爱的潜流

像奔腾的长江黄河

 有永恒的生命

我俩的人生字典

终于写着戴花环的爱情
花，是祖国和人民给的
闪着春天露珠的晶莹

九

生活，又开始了
路，还是羊肠小径
亲爱的，能站起眺望吗
启明星之后就是
晨曦。朝霞。日出。光明
我们又像战前举行婚礼
——凌晨，我同你一齐出征

一九八二年十月二十四日
记于云南双江某部
十二月十一日
改于湛江
(《昆仑》1983 #5)

在孩子和世界之间

——给一位幼儿园的阿姨 傅天琳

我喜欢具有这种气质的诗：“真，新，美，深”。这是我努力的方向。

而我是浅薄的。

为了使自己不因自卑而丧失信心，我想，如果一首诗能占住其中一个字也就暂且让它存在吧！

你单纯

单纯犹如洁白的山茶

和童贞，鸽子，洒水壶一起

组成一幅

春之图画

你是独生女

刚满十八

红杏般灼热的嘴唇

只属于幻想，羞涩

和不敢说出名字的他

你站在孩子和世界之间
站在花朵和果实之间
是一道桥
一首诗
一朵朝霞

你采集扑朔迷离的太阳光
让它变成
孩子们头上白蝴蝶
你摘下缀满珍珠的草叶
用它编成
孩子心中的童语

你是一丝快乐的风
沁入明净的湖
掀起一片片
蔚蓝的浪花
你是旗帜
率领天真和勇敢
荡起凌云和秋千
跳上欲弛的木马

于是

海岸不再辽远

风暴不再可怕

当孩子鹅黄的梦

突然被震惊——

是闯来了大灰狼

还是被谁

抢走了小红花

“别怕，别怕，

妈妈在这儿啦，

我是……我是妈妈”

说着，你伸出纤纤的玉手

抚摸着孩子的梦呓

梳理着孩子的柔发

我终于得到启示

人的语言

因此而生动

人的爱情

因此而博大

(诗集《在孩子和世界之间》1983)

在歌咏队里

王小妮

“黄水奔流向东方，
河流万里长”——

我们一起歌唱。

隔着三排红领巾，

我看见了他，

（他在第二行，

我在第六行）

他鼻子上的

小汗珠真亮。

……我说过，

我要做一个

儿童画家，

在将来。

他撇了撇嘴——

咱，到黄河去，

当个纤夫（什么是纤夫？）

拉着大船走，

白帆一扬，一扬……

呵，我
明白了：
纤夫
——老师举起了
闪光的指挥棒。
我们，
是黄河里的水，
（他是第二个浪，
我是第六个浪）
用孩子的嗓音
把自己歌唱。

在红领巾歌咏队里，
我学会了
十五支歌儿。
十五年了，
连一句也没有忘。
在红领巾歌咏队里，
我认识过

一个不知名的孩子，
（他在第二行，
我在第六行）

只有那次休息，
靠着一扇明亮的
玻璃窗子，
我们
谈了几分钟“理想”
.....

诀 别

邵燕祥

1940年2月中共在国民党军统电讯总台的秘密支部被破坏，此支部负责人、十八岁张露萍（即黎玲）等七名中共党员被捕。敌人为了进一步刺探中共地下组织的情况，三、四天后让张露萍在特务监视下，缓步走到曾家岩50号周公馆门前，她还是原来的装束，但她不斜视，也不向任何人打招呼，然后默默离去……1983年终于被追认为烈士。

曾家岩，你怎麼这样安静
仿佛只有我一个人的脚步声
我又来了，我知道，这是最后一次，
告别周公馆，告别山城

看到我了吗？我感到
你们的目光在为我送行
但我不能掉头看你们一眼
周围盯着特务的眼睛
敌人看我是冷凜若冰霜
你们的心印着我温暖的笑容
多想在敌人的心脏多干一场

遗憾啊，就这样走完短暂人生
再不能回到陕北高原
点亮我窑洞窗前的灯
再不能穿起灰布军装
星期天的早晨结伴进城

但我毕竟尝过自由的甜蜜
没有辜负开花的年龄
我幸福，那怕我将死去
我为人民的幸福作过斗争

我胜利了，我把军统的密码
送到我同志的手里
我失败了，落入敌手
还是要让敌人的诡计落空

没有投降，只有战斗
没有出卖，只有忠诚
你们看到了，让敌人也看到
我的步伐仍然镇定从容
我多想一脚踏进周公馆

一头扑进你们怀抱中

向你们哭，向你们笑，向你们倾诉
那有多么好，可惜我不能
我的家，我的党，我的司令部
我是你的好女儿，你的懂事的尖兵

再看我一次吧，亲爱的同志们
我将永远消失于湿霜蒙蒙
遗爱祠留下我的遗恨
嘉陵江流进我的身影

转告抗大的姐妹们，也转告他们
永远记住三九年，延河边的歌声
我至死不忘你的爱
请你们也铭记我的挚情
没有投降，只有战斗
没有出卖，只有忠诚
让一切成为断线的秘密吧，即然
不能在十年后阳光下重逢
我去了，去了，再也不能回来

请你们用目光再送我一程
别了，别了，我听见了
你们在默默地呼唤我的姓名

桅

张新泉

依然是树
有树的轩昂
自从移植在液体的土地
便只挂两片叶子——
火色的风信旗，和
旗帜般的帆樯
只留一根
名叫纤索的树枝
让号子如果实
在上面生长

两排桨橹的根须
攥紧了波浪
扎进
谜一般深邃的河床

也开花，开一朵
橙色的风灯

在乡情的窗口
慰藉远方的故土，和
站满林木的丘冈……

在诡谲的波天浪地
它是安魂柱
来吧！刻你的名字在上
系你的追求在上
让风涛凿你，凿你成
船桅的形象

静物

张 焯

黯蓝色的背景

桌布连同盘子都是黯蓝的

橘子

仿佛是情绪悒郁的大海

在回忆

一叶橙色的帆，一轮

漾着初恋微笑的日出

但更像

冷暗的逆境里，燃起的一片

明亮而饱满的思想

丹特士之死

奕 林

—

1837年1月27日

历史沉重地翻开了这一页
彼得堡郊外。白桦林
枪声和血染红了雪地
普希金倒下了
被流言、诬蔑和铅弹射中
丹特士，一个法国纨绔子弟
用罪恶的手
扼杀了美、自由和诗
整个俄罗斯在哭泣
整个俄罗斯愤怒了！
“交出丹特士！
还我普希金！”
可是，那个丹特士到哪里去了呢？

二

巴黎郊外，幽静的林子
静静的塞纳河向前流去
不知何时
一位老人和他的孙女
居住在这里
老人已像一段朽木
而孙女爱丽思却比丁香美丽
爷孙俩
像一只大鸟和一只小鸟
相依为命

清晨去林子里散步
小爱丽思是爷爷快乐的蝴蝶
夜晚在吐着金焰的火炉边
小爱丽思是爷爷温柔的小鹿
老人深爱他的孙女
孙女无邪地爱着爷爷
有人问小爱丽思：
“长大了，你要嫁给谁？”

小爱丽思眨着蓝色的眼睛

认真而稚气地回答：

“我要嫁给爷爷！”

这一声回答 是晴空里的鸽哨

老人听了笑得喘不过气

啊，爷爷的小白鸽

你为爷爷阴沉的心空

带来了欢乐和笑语

时间啊静止吧

静止在这无尽的安谧

老人常常独自坐在树墩发愣

他怕眼前的一切

会被引爆

像雪崩一样无情

三

但时间不是水泥浇筑的 而是流水

带来了小爱丽思如花的年岁

多愁又善良 一个十五岁的少女

十五岁是诗的年龄 在诗的卵石小径上
小爱丽思会没日没夜地徜徉
爱丽思最爱读普希金的诗 她爱
普希金不羁的灵魂
她爱达吉雅娜 她爱高加索神奇的土地
她甚至幻想，普希金也会打开 她心爱的
纪念册
题上热情隽永的诗句 他活着，在
这个人世
(可是不知为什么 当她朗读普希金诗时
爷爷的眼睛里总能读到阴郁)

有一天，爱丽思失神地哭了
她知道了那个可诅咒的日子
她诅咒那个丹特士 为自己也是法国人羞耻
怎么？！爷爷在叹息 叹息比石磨还沉重
她想起爷爷也去过俄国 她想起
爷爷也姓丹特士
她要问爷爷 问个水落石出
她要把可怕的联想

抹去像抹去叶尖上的露迹
可是爷爷没有回答爷爷惊恐的眼神
使爱丽思窒息
爱丽思再也不会笑了爱丽思再也哭不出声了
爱和欢乐从此沉淀

可爱的小白鸽病了
不吃不喝不再起床
失神的眼睛里
深深地抛下了忧郁的锚
生命的帆，徐徐下落
她还没有开过花
就被风暴折断
一个美丽的黄昏
带走了她美丽的灵魂
因为纯真
她才死去
塞纳河边小小的坟墓里
死亡，使她和土地永恒

四

可爱的小白鸽死了 老丹特士的
心碎了成了玻璃碎片
他的一切也葬进了坟墓里
几天几夜像一块石头 丹特士
呆立在爱丽思坟前
浑浊的双眼 欲哭无泪 欲哭无泪 往往是绝望
的悲痛
“是爷爷杀害了普希金！是爷爷杀害了
你！”
老丹特士撕扯着自己的头发
哭喊着跪在坟头
他疯了跌跌撞撞一头扑进塞纳河里

五

塞纳河平静的水面
像接纳了一片落叶 溅起一丝水纹
不留痕迹又静静地向前流去
而普希金的竖琴仍在弹唱

“不，我不会完全死去——
在我遗留的竖琴上 我的心灵
将比骨灰活得长久 永不消失……”

（《富春江画报》1986 #9）

卡尔·马克思

尚仲敏

犹太人卡尔·马克思

叼着雪茄

用鹅毛笔写字

字迹非常潦草

他太忙

满脸的大胡子

刮也不刮

犹太人卡尔·马克思

他写诗

燕妮读了他的诗

感动得哭了

而后便成为

最多情的女人

犹太人卡尔·马克思

没有职业到处流浪

西伯利亚的寒流

弄得他摇晃了一下
但很快就站稳了

犹太人卡尔·马克思
穿行在欧洲人之间
显得很矮小
他指指点点

他拥有整个欧洲
乃至东方大陆
犹太人卡尔·马克思
一生穷困

86.4.23
(《中国现代主义诗群大展1986-1988》
1988.9)

在漫长的旅途中

于 坚

在漫长的旅途中
我常常看见灯光
在山岗或荒野出现
有时它们一闪而过
有时老跟着我们
像一双含情脉脉的眼睛
穿过树林 跳过水塘
蓦然间 又出现在山岗那边
这些黄的小星
使黑夜的大地
显得温暖而亲切
我真想叫车子停下
朝着它们奔去
我相信任何一盏灯光
都会改变我的命运

此后我的人生
就是另外一种风景

但我只是望着这些灯光
望着它们在黑暗的大地上
一闪而过 一闪而过
沉默不语 我们的汽车飞驰
黑洞洞的车厢中
有人在我身旁熟睡

1986年10月

船眼睛

汤养宗

她举起那双平时捏着渔汉子
骨子酥麻麻的手
左涂右抹
两只眼睛便明亮地睁在船头了
船多情起来
海多情起来
再野性的渔汉子被这双眼盯上
今后就该知道什么叫“女人”了
她说再也不用站在滩头等他归航
（她才不把自己站成望夫石呢
那晚她用头撞他礁盘般的怀
说等他在海上一死就嫁人
但今天她在船头画了这眼睛）

渔汉子用缆绳和铁锚对付船
她对付他比缆和锚更管用
说有眼睛的船应该比小猫小狗更有灵性
说它过去不听话那现在起就该听话

说以后不要老是迟迟忘返
说也不要三天两头在梦里翻船
说从今起风暴会在他船头让路
说有这双眼美人鱼不敢来迷惑他
说她不再怕骗她一切都会看见
说这是船的眼睛也是她的眼睛

她把一个年轻渔妇的心画在船头
风会理解浪会理解
她用这双眼护着渔汉子的航行
船再也驶不出她的眷念

乡 情

李霁宇

乡情是——
有人占线的电话
无法投邮的信笺
是电视机
选择性很强的天线

读三毛的“撒哈拉”

重 阳

撒哈拉沙漠，在我内心
深处，多年来是我梦里的情人啊！

——《撒哈拉的故事》

两个黑点

 隐现于落日燃烧的天际

四行脚印

 消失在苍茫浑黄的远方

荒漠上

 走着一只骆驼

它的眼中

 有青青的橄榄树

沙漠——死亡

沙漠——根

传说（选段）

海子

——献给中国大地上为史诗而努力的人们

在隐隐约约的远方，有我们的源头，大鹏鸟和腥日白光。西方和南方的风上一只只明亮的眼睛瞩望着我们。回忆和遗忘都是久远的。对着这块千百年来始终沉默的天空，我们不回答，只生活。这是老老实实的、悠长的生活。磨难中句子变得简洁而短促。那些平静淡泊的山林在绢纸上闪烁出灯火与古道。西望长安，我们一起活过了这么长的年头，有时真想问一声：亲人啊，你们是怎么过来的，甚至甘愿陪着你们一起陷入深深的沉默。但现在我不能。那些民间主题无数次在梦中凸现。为你们的生存作证，是他的义务，是诗人的良心。时光与日子各各不同，而诗则提供一个瞬间，让一切人成为一切人的同时代人，无论是生者还是死者。

……走出心灵要比走进心灵更难。史诗是一种明澈的客观。在他身上，心灵娇柔夸张的翅膀已蜕去，只剩下肩胛骨上的结疤和一双大脚。走向他，走向地层和实体，还是一项艰难的任务，就像通常所说的那样——就从这里开始吧。

二·民间歌谣

行到水穷处

坐看云起时

——王维

平原上的植物是三尺长的传说

果实滚到

大喜大悲

那秦腔，那唢呐

像谷地里乍起的风

想起了从前……

人间的道理

父母的道理

使我们无端的想哭

月亮与我们空洞的神交

太阳长久的熏黑额壁

女人和孩子伸出的手

都是歌谣，民间歌谣啊

十支难忍的神箭

在袖口下

平静的长成
没有一位牧人不在夜晚瘦成孤单的树
没有一支解脱的歌
聚集在木头上的人们
突然撤向大平原
像谷地里乍起的风
葛与女萝
平静的中断情爱
马兰花没有在婚礼上实现
歌手再次离开我们
孤独的成为
人间最深处
秘密的饮者，幸福的饮者
穷尽了一切
聚集在笛孔上的人群
突然撤向大平原
稻米之炊
忍住我的泪水
秦腔啊，你是唯一一只哺育我的乳头
秦腔啊是我的血缘
哭从来都是直接的

支支唢呐
在雪地上久别未归
被当成紫红的果实
在牛车与亲人中
悄悄传进城里

我是千根火脉
我是一堆陶工
梦见黑杯、牧草、庙宇
梦见红酋和精角的公牛
千年万年
是我为你们无休止地梦见
黄水
破门而入

编钟，闪过密林的船桅
又一次
我把众人撞沉在永恒之河中

我们倒向炕头
老奶奶那只悠长的歌谣

扯起来了
昊天啊，黄鸟啊，谷乔啊
扯起来了
泡在古老的油里
根是一盏最黑最明的灯
我坐着
坐在自己简朴的愿望里
喝水的动作
唱歌的动作
在移动和传播中逐渐神圣
成为永不叙说的业绩
穷人轮流替我哺养儿女
石匠们沿着河岸
立起洞窟
一尊尊幸福的真身哪
我们同住在民间的天空下
歌谣的天空下

（序是散文诗，我特别欣赏“诗则提供一个瞬间，让一切人成为一切人的同时代人……”）

填海

江河

她和海水玩得正开心时
海把她收了去
让这瞬间的欢笑波光粼粼地展开
鸟困了梦见她
羽毛凌乱地裹起赤裸的身子
云在海上投下阴影

遗恨青春不能常在
她用翅膀扑打阳光
她用委婉的叫声把时辰弄弯
鸟儿徒劳无益地梦见了她

从此鸟把她带在心上
像一只篮子在光中摇荡
在透亮的林子里睡
从雾中醒来
教她于山海之间投掷发光的石子
溅开黎明敲响黄昏

中午圆满地安静下来
她梦见自己的身子成了洁白的石头

端庄地站在阳光里有多好
蓬松地在风中流动有多好

岩石裂开果核裂开
她终于成了另一个，成了一只鸟
白羽毛衔着光洁的石头
她飞得很高
像一个黑点儿，一个浮动的字
海平静地等着一个岛溅落

回旋

江河

你提着那盏易碎的灯
把我的眼光拉弯
像水波在你脚下轻柔消失
提着那盏铜制的灯
你用手遮着你像影子样柔和
把我的眼光擦得微微发疼
你的裙子推弯水波轻轻消失
提着那盏熟透的杏子
你绿得透过了你的裙子
让我染红云彩作你的背影
让我拉长黄昏的眼光
慢慢收回坠着的太阳
你提着那盏梨子那盏樱桃
让我在嘴里嚼着
我的眼光飘出香味像果子
你把我拉弯拱上夜空
你碎了把你拾起来
吹散藏在手里的满天星星

（“全诗的结尾处又可以同开头连接起来读，类似音乐中的回旋曲……”
引自吴思敬《超越现实 超越自我——江河创作心理的一个侧面》，北京《诗刊》1987 #3）

沃角的夜和女人

吕德安

定风波·清明感怀

沃角，是一个渔村的名字
它的地形就像渔夫脚板
扇子似地浸在水里
当海上吹来一件缀满星云的黑衣衫
沃角，这个小小的夜降落了

人们早早睡去，让盐在窗外撒播气息
从傍晚就在附近海面上的几盏渔火
标记着海底有网，已等待了一千年
而茫茫的夜，孩子们长久的啼哭
使这里显得仿佛没有大人在关照

人们睡死了，孩子们已不再啼哭
沃角这个小小的夜已不再啼哭
一切都在幸福中做浪沫的微笑
这是最美梦的时刻，沃角

再没有声音轻轻推动身旁的男人说
“要出海了”

90年代

诗人毛泽东

任先青

你用平平仄仄的枪声
写诗
二万五千里是最长的一行

常于马背上构思
便具有了战略家的目光
战地黄花 如血残阳
成了最美的意象

有时潇洒地抽烟
抬头望断南飞雁
宽阔的脑际却有大江流淌

雪天更善畅想
神思飞扬起来
飘成梅花漫天的北国风光

相信你是最严肃的诗人
屈指数算
一首气势磅礴的诗
调动了半个世纪的酝酿

轻易不朗诵
天安门城楼上只那一句
便成了世界的诗眼
嘹亮了东方！

（北京《诗刊》1990 #6）

口 琴

李 琦

旧日的口琴
十七岁生日的礼物
送我口琴的人
如今已是异国的公民

那年的秋风落在我们肩头
十七岁的琴声变成了波浪
两个少女 话题无边
却没想到 有一天
你比那话题走得远

琴声吹响 我和你
坐在黄昏的江畔
隔岸的灯火温暖而惆怅
眼前是松花江的流水
吹响的却总是
莫斯科郊外的晚上

后来我去了莫斯科的郊外
真的看见了
我们当年的琴声——
它们以落叶的形式
在深夜的花园里
悄悄飘动

我十七岁时的友人
我在洛杉矶的房前
种满了玫瑰
黄昏的风中
有没有两枝玫瑰
因为回想往事
忍不住摇曳

（《诗林》1997 #2）

三套车

于 炼

北大荒我的歌声结了冰
集体户的火炕上
躺满了睡不醒的青春
一把旧二胡
拉响俄罗斯风雪
烈性酒在茶杯的碰撞中
吵醒了隔壁的女知青

她们的思念愈厚
城市就愈加遥远

梦同野山一样荒凉
生活是一碗淡淡的清汤
但
青春不是
一群绝望的灰狼
不是醉酒后
玻璃杯一样摔破的希望

于是
便有了三套车
从古井般幽深的喉咙滚出
男知青和女知青
有了第一次苦涩的和谐
歌声
漫过伏尔加河
像一匹老马
艰难地走向短暂的遗忘
远离年代和历史的忧伤
土坯房的烟筒
冒出了青蓝色的渴望
北大荒
我的歌声没有冻僵
三套车同岁月一样悠长
常常让我
怀想……

（“《三套车》属于知青诗，是特殊年代的歌吟。而青春依然如火，逆境中有

可贵的昂扬……于是有了诗开头那冰结的歌声的解冻。《三套车》这首古老的俄罗斯歌谣，漫过伏尔加河，歌声中有一匹马，疲惫而又坚韧地行走：“走向短暂的遗忘”，“远离年代和历史的忧伤”，歌声令人沉醉，沉醉中而有遗忘……”谢冕《读于炼的《三套车》，北京《诗探索》1998第2辑）

追 求

覃子豪

大海中的落日
悲壮的像英雄的喟叹
一颗心追过去
向遥远的天边

黑夜的海风
刮起了黄沙
在苍茫的夜里
一个健伟的灵魂
跨上了时间的快马

(1950年8月花莲港)

如雾起时

郑愁予

我从海上来，带回航海的二十二颗星。

你问我航海的事儿，我仰天笑了……

如雾起时，

敲叮叮的耳环在浓密的发丛找航路；

用最细最细的嘘息，吹开睫毛引灯塔的光。

赤道是一痕润红的线，你笑时不见。

子午线是一串暗蓝的珍珠，

当你思念时即为时间的分隔而滴落。

我从海上来，你有海上的珍奇太多了……

迎人的编贝，嗔人的晚云，

和使我不敢轻易近航的珊瑚的礁区。

错误

郑愁予

（我打江南走过
那等在季节里的容颜如莲花的开落）

东风不来，三月的柳絮不飞
你的心如小小的寂寞的城
恰若青石的街道的向晚
跫音不响，三月的春帷不揭
你的心是小小的窗扉紧掩

我达达的马蹄是美丽的错误
我不是归人，是个过客……

（1954）

秋 歌

——给暖暖

症 弦

落叶完成了最后的颤抖
荻花在湖沼的蓝睛里消失
七月的砧声远了
暖暖

雁子们也不在辽复的秋空
写它们美丽的十四行了
暖暖

马蹄留下踏残的落花
在南国小小的山径
歌人留下破碎的琴韵
在北方幽幽的寺院

秋天，秋天什么也没有留下
只留下一个暖暖

只留下一个暖暖
一切便都留下了

(1956.1.9)

金龙禅寺

洛 夫

晚钟

是游客下山的小路

羊齿植物

沿着白色的石阶

一路嚼了下去

如果此处降雪

而只见

一只惊起的灰蝉

把山中的灯火

一盏盏地

点燃

一九七〇.七.六（《魔歌》，中外文学月刊社 1974年版）

乡 愁

余光中

小时候

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

我在这头

母亲在那头

长大后

乡愁是一张窄窄的船票

我在这头

新娘在那头

后来啊

乡愁是一方矮矮的坟墓

我在外头

母亲在里头

而现在

乡愁是一湾浅浅的海峡

我在这头

大陆在那头

1972.1.21（《余光中诗选》，台北洪范书店，1981.8）

海 峡

余光中

早春的海峡
那麽大的一片蓝玻璃
风吹皱

你的名字

纪 弦

用了世界上最轻最轻的声音，
轻轻地唤你的名字每夜每夜。

写你的名字。

画你的名字。

而梦见的是你发光的名字。

如日，如星，你的名字。

如灯，如钻石，你的名字。

如缤纷的火花，如闪电，你的名字。

如原始森林的燃烧，你的名字。

刻你的名字！

刻你的名字在树上。

刻你的名字在不凋的生命树上。

当这植物长成了参天古木时，

呵呵，多好，多好，

你的名字也大起来。

大起来了，你的名字。

亮起来了，你的名字。

于是，轻轻轻轻轻轻地唤你的名字。

（《中国新诗赏析》，台湾长安出版社
1981年版）

随 想

1. “诗家圣处，不离文字，不在文字。”（元好问）选诗，不也如此？

2. 1920~1998七十八年间，我像贵州射电望远镜，从中国新诗银河寻得几个星座——诗七十二首。诗题前“。”，标示别人罕选或畏选，我却乐选；有的“异端”诗，似陨石，也给予历史的钩沉……

3. 革命的“暴风雨的歌者”——蒋光慈（赤），我在1961酷爱他的《新梦》，这回却找不到书而阙如了。

4. 诗是歌、歌也是诗，我十分钦羨聂耳和冼星海。

5. 毕竟出书，为了铭记“五四”以来新诗的血泪历程，因此专选延安古元的木刻《人桥》（1949），作为封面。

2019.10.1

Treasury Of Chinese New Poems

中国新诗选

(1920 ~ 1998)

槐 华 编

出 版：朝晖艺术及文化公司
yiopuayliang@gmail.com

出版日期：2019.12.1

国际号码：ISBN 978-981-14-3222-4

定 价：平 装 S\$20 精 装 S\$100

排 版：吴佩芬 gpeihoon@gmail.com

承 印：福岛印务

Fuisland Offset Printing (S) Pte Ltd
3 Tuas South Street 1
Jurong Industrial Estate
Singapore 638058

